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受業　王　昶　勘定

盧蔭溥　會脩　　　嫡孫那彦成恭纂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六十七歲

正月二十七日

諭曰阿桂著前往河工所有翰林院印鑰交英廉暫管

諭曰戴村壩迤上酌建閘座一事俟豫省河工告成後阿桂即順道前往會同何裕城查勘酌議具奏

二月初四日

諭曰德成奏請伊家河停止每年歲修之例一摺著傳諭
阿桂於河工蕆事後順道履勘體察該處水勢情形是
否應如德成所奏將歲修停止之處據實具奏
十八日
公偕李奉翰李世傑等奏言　臣阿桂本月初一日
自京起程於十二日行抵工次　臣李奉翰交卸督
篆後由徐州起程赴豫亦於初十日抵工當即公
同履勘所有河頭外灘工程原估土方一百餘萬
大局均經挑竣間有口底尚須除淨坦坡未能平
整之處開河前亦能一律收拾妥竣無虞遲悞至

各引河內應行切嘴取直各工又河尾舊南堤一

道欽遵

諭旨於原估開寬一百二十丈之外再加展寬三十丈約共土方七十餘萬盆經照辦全完尚無草率偷減之弊河頭河尾挖出積土亦漸次攤平其應行加高四尺之新堤亦已齊集興工期限從容更可以夯築鞏固伏思此次豫省新定引河河底測量幾與大河河底相平開放時水面高至七尺有餘黃流一瀉奔騰大溜不患其不即分掣惟河面尚寬恐餘流一時未能全歸新河亦須築壩兜截查北

岸河灘至南岸河灘共寬三百八十餘丈目下水勢平落河面僅寬一百餘丈而行溜之處不過四十餘丈臣阿桂等上年在工時酌定將南岸估做兜水壩一道在灘面刨槽做至河唇即行停止北岸河身內灘長二百九十餘丈用柴土鑲填高與老灘相平以爲建築壩基之地此項工程業經如式築做經臣等復詳細籌商此時河面尚寬一百餘丈放河後始興築壩工恐不能應機剋期堵合若趕緊進做口門過於收窄必至刷深河身又放河無益今於北岸水淺處先行進做俾溜勢益向

南趨俟做出三四十丈將近水深處暫行停止將埽臺增長加高追壓堅實再行進做至口門約寬四五十丈未經刷深時即將引河開放使溜勢歸入新河則埽工不至著重然後兩壩盆進四五十丈之口門十數日無難趕緊堵合而按日計工現距清明尚有半月餘亦可不悞桃汛放河之期至引河雖綿亘一百六十餘里而節節就下形若建瓴大河溜勢全走南崖緊坐河頭尤得吸川之勢臣等再四相度仰賴

天神嘉佑

聖主洪福必可望一舉成功奏入

曰諸凡盡心妥辦此時尚不敢為滿言但祈

天佑神助耳

三月初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竊照豫省蘭陽十二堡新河頭工程大局業經挑竣臣何裕城於十九日抵工復加詳細履勘臣阿桂等將籌辦情形彼此商論意見亦屬相同連日以來夫多工少所有挑挖各工應行收拾之處均已一律妥竣並於外灘河頭上唇河尾下唇更加挑切展寬大

河由西北而來俾河頭直進溜勢開放時更可暢
順下注至河面原寬一百餘丈現於北壩又做出
五十餘丈皆用層土層柴追壓堅實壩臺亦已增
長加高日內桃汛尚未漲發口門存寬五十丈水
勢平緩壩前並未刷深 臣等因思現距清明尚有
數日河底既不至刷動自應仍由北壩向前再鑲
做一二占俟察看大河水勢漸見湍急不拘時日
即將新河開放不特壩工此時多進一占可期早
一日堵合而水勢稍爲停滀一經啟放則刷沙奔
駛自必倍加有益總之事屆垂成 臣等惟有益加

敬慎相機妥辦籌畫萬全以冀

天神垂佑一舉成功奏入

諭曰諸凡用心慎重妥當佇俟佳音

初六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竊照蘭陽十二堡新河挑竣因桃汛尚未漲發將壩工相機進做俟水勢稍旺即行開放各緣由業經臣等於二月二十六日恭摺奏蒙

聖鑒連日以來北壩又做出十餘丈察看水勢漸見湍激臣等公同商酌口門過窄恐致河底刷深轉於放

河機宜無僉定於三月初一日開放新河是日寅刻大河水誌陡長八寸辰刻將新河頭土壩刨挖缺口水頭高至八尺有餘建瓴而入甫經啟放土壩隨即塌寬黃流直趨新河一瀉奔騰淘底刷厓勢莫能禦自辰刻開放後至晚打量河頭一帶已水深一丈八尺下流壩前之水立消尺餘申刻復轉東北風入夜風力益猛吹灑南趨異常駛急水頭於初二日寅刻即出商卯七堡河尾末及一晝夜水行一百七十餘里從此歸入正河河面更寬流行自必倍加暢利約計初三日黃水即可入江

南碭山縣境臣等因思大河溜勢立見分掣則壩工不致著重自應乘機向前鑲做隨督令兩壩金進現在口門存寬已不滿三十丈大河溜勢掣動十分之六七在工人衆目擊之餘無不同聲慶幸

臣等惟有倍加謹凜仰祈

天神垂佑視水勢之緩急以定進占之遲速務令步步穩實以歸於必成奏入

諭曰以手加額覽之佇待堵合穩固佳音之至更宜慎重勉之

初十日

京察

命交部議敘

十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連日新河灑勢如箭迅駛異常緣節屆清明上游日報長水兩壩不便趕緊前進且新河工段太長黃水刷崖淘底稍遲數日俾益加衝塌寬深庶壩工易於堵合現令軍機章京御史銜員外郎舒濂乘船由河頭直達河尾逐段打量據該員稟稱新河內俱已水深一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河面至窄之處亦有

五十丈以上一至商卯七堡河尾上下以及正河水面寬有一百餘丈流行倍見暢利僉據江南碭山縣稟稱黃水於初四日寅刻已入碭山縣境至初五日寅刻水深七尺五寸河面寬一百餘丈臣等約計日內水頭早過徐州初十邊當至清黃交滙處所大河溜勢業掣十分之七八似此奔趨赴壑新河可望已成臣等惟有凜遵

聖訓倍加慎重僉諄諄曉諭該將弁等此時壩前掛溜餘水仍應照水深溜急口岸堵築小心鑲壓毋得稍存踈懈自能步步穩實現在口門存寬不過十餘

丈一俟再行收窄不拘時日卽可相機掛纜堵合

奏入

諭日正在廑念覽奏稍慰佇俟佳音

十七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本月初一日開放新河奔騰掣溜初四日寅刻卽入江南碭山縣境一俟壩工口門收窄相機堵合節經恭摺奏

聞連日臣等督率在工將弁等逐步進做鑲壓堅實增長高厚於十三日辰刻掛纜兩壩併力層土層稍追塡到底至本日酉刻金門業經斷流臣等因尚有

掛簾透氣之處復督令該將弁等一面將金門用厚土加壓一面將上水邊埽趕緊鑲做湊合至十四日辰刻金門一帶俱已閉氣緣此次新河建瓴下注自初一日開放後距今旬餘流行日暢大溜先已全掣是以口門收至四丈長水不大而一經堵合壩前漸次澄淤壩下行人往來徒步可涉現在新河行溜十分暢順據南河參將鄭永泰稟報水頭於初九日戌時已到清黃交滙處所是黃流已歸故道則壩工益可鞏固無虞伏思豫省曲家樓漫口爲民生運道攸關臣等奏

命督辦以來堵塞久稽幾於束手無策迺蒙
皇上廑申虔籲致祀河源屢奉
諭旨訓示周詳令於迤南一帶另籌去路臣等得以因端
啟發設法利導開工之初正值農忙暑雨堤渠僉
舉僱夫未免不敷復荷
恩予展限工作既得從容如式僉得桃汛和平有力
命臣等通盤籌畫妥議放河事宜俾黃水奔騰刷沙益資
得力現在遵照辦理一舉蕆功仰見
誠敬所孚幾先
燭照故得默邀

天神垂佑底績安瀾

公又奏言查蘭陽北岸距新河頭十餘里有惠安

觀係雍正六年堵塞漫口有

神像順流而下工遂底績因

勅建此廟崇奉

關帝暨諸

神今新河慶成應請興修并頒匾額懸掛春秋致祭

均奏入

諭曰此次曲家樓漫口爲民生運道攸關特命大學士公

阿桂前往經理籌辦幾閱兩載因諭阿桂等於豫南一

帶另籌去路經阿桂等公同酌議於蘭陽十二堡至商
邱七堡共一百七十餘里另築新堤疏挑引渠阿桂等
原議本定霜降以前完工開放而堤渠僉舉需用人夫
較多該地方督撫等屢請鄰省助夫朕洞鑒情形以鄰
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僉令展限緩至春間桃汛
開放引河俾豫省夫役可以從容挑築停止他省撥派
之煩阿桂等遵照辦理定期開放大溜全掣堵工堵合
穩固此皆仰邀
天佑
助幸得蕆工朕欣慰之餘益深虔敬在事諸臣辦理得

宜均屬可嘉阿桂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著交部議敘

並著加賞阿桂等荷包等物以示優奬所有在工文武

各員俱屬奮勉出力並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咨部

一併議敘至此次要工合龍全賴

河神默佑自宜並加崇奉仰荅

神庥即照阿桂等所請將惠安觀鳩工重修以肅觀瞻而

昭妥侑候朕親書扁額詩句發往懸掛用酬靈貺

又

諭曰阿桂此時自必將善後事宜次第籌辦妥協方始起

程前赴東省朕思善後事宜內惟撥給民地一事最關

緊要北岸河身既經涸出其空地可以懇種者必多以彼易此總須以南岸占用民地頃畝數目將北岸地畝官爲丈量照數撥給多寡一如原數若一任小民自行占踞則豪強者得以多佔膏腴而懦弱無力貧民竟至缺少且不肖官吏胥役得以藉此侵漁滋弊殊非安集災黎清釐地畝之道此事著責成阿桂李世傑迅速辦理早爲換給俾小民得以乘時趕種夏禾方爲妥善至此項地畝除照數換給閭閻之外如尚有多餘不妨召募佃種收取租糧以備河工公用

恭錄

御製詩

大學士阿桂等奏報黃河漫口合龍大溜全入新河

紀事十二韻

曲家樓屢變無已事更張因取元臣策仍教衆議詳先是曲家樓漫口屢經堵築工敗垂成不得已降旨詢問大學士阿桂等履勘上游南岸地勢為改弦更張之計隨據覆奏請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大堤一道開挑引河俾正河大溜掣歸故道等語勅大學士九卿等詳議僉同因降旨允行自西向東放棄北取南艮導利新渠下宜餘百里強阿桂等所請建堤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堤外另行添築長堤內就沿堤形勢開引河計長一百七十里渠成之後自西向東開放導入新渠棄北取南竇亦無可如何之計也助夫實弗允開渠築堤需用人夫實多韓鑅富勒渾等泥於上年白露前竣工之奏屢請於直隸山東鄰省撥助夫役以期大功速竣朕以

鄰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停止派撥詳見昨秋助夫詩寬限倂休忙定以桃花汛爰成竹箭詳昨秋降旨停止鄰省助夫寬限至今春桃汛以前開放引河倂豫省夫役可以從容集事

會清迅達海堵舊屹成牆豫省築堤開挑引河工竣於今春正月復命大學士阿桂前往督同開放前據奏報三月初一日開放新河奔騰掣溜初四日寅刻即入江南碭山縣境十三日辰刻掛纜斷流至十四日辰刻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并據江南河營稟報初九日戌刻水勢已到清黃交滙處所滙清入海一舉蕆工實荷天佑神助云

雖曰村田占仍將河地償善後事宜最要者南岸築堤開渠所有占用民地首應撥給其北岸河身涸出可懸地畝飭令阿桂等官為丈量按照頃畝撥給俾小民得及時趕種夏禾如有撥剩餘地並令召佃收租以備河工公用

蒙庥新觀宇善後飭隄防此次河工合龍全賴河神默佑阿桂等奏請將蘭陽北岸雍正六年奉勅所建惠安觀鳩工重修以肅觀瞻而昭妥侑因允所請並親書祠額御製事詩發往懸掛刊刻用酬靈貺其餘一切善後堤防事宜命阿桂

次第籌辦妥協再赴東省僉傳諭明興卽將運河兩岸纖道趕緊興修以便漕艘遄行又諭薩載相度沭縣地勢於高阜處所移建該縣城垣俾災黎永資安堵所有在事諸臣辦理得宜阿桂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俱交部議叙其在工出力之文武各員僉令查明一一併議叙

嗟我民蘇困仍加月賑長

前經降旨將山東之兗曹二府及濟寧所屬又江南之淮安徐沛等處被水被重處所常予賑恤俟漫口合龍後再行停止復思該處地畝甫經涸出卽行停賑窮民覓食何堪因再加恩展賑至六月停止

涸區課耕種乏種

上聲

借貸糧

東省金鄉魚臺一帶涸出地畝恐被水災黎無力耕種僉令明興查勘確實酌借籽種俾得及時播種咸慶秋成以期仰副上蒼眷佑

盡此心思到仰酬天眷慶

二十五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豫省蘭陽十

二堡壩工堵合穩固壩前用篙打量合龍前水深三丈九尺現止深一丈四尺是數日之内已淤高二丈五尺水勢亦經消定邊埽裹戧均鑲做湊合現與壩身一律均用重土追壓務令益加高厚臣等公同察勘此時大壩實爲鞏固無虞但究係臨黄新工亦不可不加意防護自應乘人夫雲集之時卽將二壩建築因於大壩下九十餘丈外河身内底用柴木鑲壩以上純用淨土夯硪堅實已做高四五尺南北業經湊合現在增長高厚築至老灘相平以爲重門保障俾伏秋大汛更足以資抵

禦現在新河溜勢仍前暢順迅駛河身亦日見寛深至善後各工臣等亦即次第酌辦奏入報

聞

公又偕李世傑奏言伏思黃河灘地皆有戶口納賦認耕與民田無異初非可以任意侵占即此次南岸占用民地除堤河壓占挑廢之處不能墾種外其餘即係將來灘地大汛以前仍可耕種是河流雖經改道而地畝祇可各仍其舊毋庸復行兌換以省紛煩惟堤內堤外賦則向有不同自應按照情形酌量增減俾銀糧足以相抵查新南堤外

至舊南堤內蘭陽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六州縣原有民田五千五百五十頃八十五畝九分零原糧銀三萬四百九十五兩五錢八分零舊南堤北蘭陽儀封考城三縣原有灘地四千四百六十四頃八十六畝九分零原灘糧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兩五錢四分零內除考城一縣灘地原糧本係上則與舊南堤內地畝完糧銀數相等應請照舊則辦理不必更議增減外其蘭陽儀封睢州寧陵考城商邱六州縣壓占挑廢地畝約共五百七十二頃四十九畝四分零約豁糧銀三千零八

十一兩一錢一分零又新堤外蘭陽儀封睢州寧陵商邱五州縣地畝按近河稍近稍遠灘糧之例約共減則糧銀八千六百五十四兩四分零共糧銀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兩一錢六分零至蘭陽儀封二縣舊南堤北灘地卽照該二縣田畝糧銀酌增共升科糧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兩八錢八分零以升科劃抵豁免減則外尚多銀一百一十五兩七錢一分零再壓占挑廢地五百七十餘頃糧銀雖經豁免而小民亦未便令其失業查舊河身內雖有涸出之處但南北相距至寬者亦不過

二三百丈且爲大溜所經俱係飛沙不能耕種向來沙壓地畝定例皆當豁糧而河身以外即係灘地又各有花戸無從撥給臣等公同酌議每頃應照時價給銀五十兩共需銀二萬八千餘兩此項價銀臣李世傑已於通省各官養廉內公捐發給毋庸另籌動款至升科減則豁免地畝各州縣均有印册可憑臣等於委員清查後復經逐一弔驗封貯小民既無由自行占踞即不肖官吏胥役亦不能藉此侵漁滋弊且現當麥苗茂盛之際灘地早經耕種若履畝丈量誠恐反致傷損且新南堤

外居民尚有遷移未定者一時亦難以清釐容俟
新河場定秋稼刈穫後臣李世傑覆加詳細查明
同銀糧各細數一併造册送部再商即以下尚有
山東曹縣地方其民田灘地業經飛咨撫臣明興
飭屬清查並照豫省一體辦理臣阿桂到濟寧時
再會同該撫臣查明具奏奏入
諭部知之
二十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壩工日益穩固並建築二壩一摺覽
奏欣慰已由驛發還矣該處善後事宜朕中夜思維此

次於舊南堤外另築新堤疏挑引渠導河南行歸入正
道得以一舉蕆工但地勢北高南下南堤之外地勢自
當更低蘭陽十二堡放水歸新河之處形本坐灣尤屬
頂衝所築新堤最爲著重必須加倍高厚堅實庶將來
伏秋大汛足資抵禦而一經抵禦其向南之勢必更有
力恐新築之南堤喫重阿桂等現在辦理善後事宜曾
否籌畫及此昨奏報摺內亦未據繪圖呈覽深爲廑念
因用硃筆將河身隄形畫出並將河灣向南喫緊處圈
記發交阿桂等閱看令其熟籌妥辦務使新築南堤籌
辦鞏固其如何設法防護永保無虞之處著詳細繪圖

貼說迅速具奏

四月初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奏言查大壩自合龍後仍日逐塡壓迄今又已旬餘現高水面二丈以外與老灘相平儘足資捍禦惟是伏汛盛漲水勢每至漫灘壩下舊河形甚寬未便使漫灘之水復由彼東注且蘭陽各邑灘地業經清查升科亦不可復令水淹浸卽新河尾閭卽五堡以西俱係舊河河身大汎時亦恐黃水倒漾礙及升科地畝是以臣阿桂等上年會奏明俟黃流改道後再於該

處估築堤堰直接北堤茲復公同履勘應自舊北堤起至新大壩北首斜由二壩向東南取勢至七堡舊南堤止接築土堤一道長六千二百七十丈兩頭接與老堤相平將來即作北堤以便易於防守約需銀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兩零又於新河尾迤西自舊南圈堤起至舊北圈堤止橫築土堰一道長二千四百六十五丈以防倒漾之水約需銀一萬二千三十五兩零至河身河尾目下黃水尚未旺盛流行極為暢順然俱係從淤灘開挖恐涯高一時不能衝刷寬展今擬將河頭東西兩岸斜

勢展挑長七百四十二丈各寬十丈深一丈五尺
以備大汛水長更易刷寬約需銀一萬八千三十
兩零河尾舊堤前已遵
旨展寬至一百五十丈玆擬再破開舊堤一百丈并於下
唇再挑溝二道長共五百八十餘丈寬共五十丈
深一丈二尺俟水長時啟放俾尾閭分洩倍加通
暢約需銀一萬六千三百一兩零又儀封七堡合
龍後緣順黃挑水兩壩俱係臨黃新工奏准備辦
防守料銀一萬四千兩零此次壩工亦係臨黃自
應一體加意防護其新河雖極通暢但在平地開

挖兩岸厓頭稍低河水驟長漫灘在所不免所有
新堤兜灣以及地勢稍窪之處臨時有需鑲做防
風各工亦應先為籌備二共應備料三千萬斤約
需銀二萬七千兩以上善後各工連添建二壩一
道長三百四十三丈防風九十丈估需柴土銀二
萬二千三百十六兩零共約需銀十一萬九千五
百七十七兩三錢零 臣何裕城 臣李世傑督飭趕
辦務於大汛以前一律妥竣需用銀兩統歸大工
案內畫一辦理 臣阿桂於拜摺後即前往山東濟
寧勘籌運河應修工程奏入報

聞

公又偕何裕城李世傑奏言豫省開封府屬之封邱陽武二縣地方向在黃河北岸又歸德府屬之考城縣新城已議於北岸改建而開歸兩府均駐劄南岸與所管之縣相隔一河每值伏秋盛漲之時黃水拍岸盈堤河流寬廣一切防守機宜不可刻緩如偶遇風狂浪湧濟渡維艱聲息不能速通實屬勢難遙顧且北岸工程統歸河北道管理而開歸府屬各縣并其專轄亦未免呼應不靈查考邑改建後距衞輝府城僅一百五十里封邱距衞

輝則止一百三十里應請將該二縣改隸衛輝府屬陽武縣距懷慶府城亦不過二百里應請將該縣改隸懷慶府屬如此各歸各岸庶該府與該縣聲息相通既無往返稽延之虞而懷衛皆為河北道所屬則統轄專而督察較便且開封府所屬共十三州縣歸德府所屬共八州縣雖封邱等三邑撥歸河北府屬該二府仍係大郡於體制亦無不符奏入

下部議行

初六日

公奏言伏查伊家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因江南石

林口黃水倒灌經撫臣鶴年奏請開挑以資宣洩
每遇伏秋大雨時行該河中段有侯孟龍王二山
泉橫穿入河日久停沙遂至淺滯上年奉
旨令督臣袁守侗與河臣何裕城撫臣明興公同履勘緣
該處地當山脚不能再加開深維時湖水現深二
丈一尺九寸遂估挑至過水八尺爲度計湖水消至
一丈四尺漸符定誌該河卽不復過水茲　臣查勘
該河中段現因湖水消落祇過水四尺餘是湖水
非過盛漲之時原無藉於該河分洩惟是運河迤
西各處坡水俱歸各湖滙入微湖定誌止准蓄水

一丈一尺者非爲湖身不能容納實恐下游蓄水稍多則上游民田必致淹浸臣留心訪問向來伏秋大雨之年坡水陡下各湖不能速消亦有漫及田畝之事而湖口闢暨藺家山壩等處有關濟運機宜未便輕啓則伊家河留爲分消坡水之路實亦有裨況此次挑挖用帑二萬九千餘兩若嗣後復令淤墊殊覺可惜是以上年袁守侗等估辦時請定歲加疏濬之例計每歲不過需費二百金內外而該河常得流通可以有備無患但查運河各廳原設有撈淺額夫工既無多即歲資挑濬儘可

於額夫閒暇之時從容挑辦所有該督等前請歲修伊家河之處應令河臣自行通融辦理毋庸另動款項奏入報

聞

公偕何裕城又奏言伏思束水南行莫重於壩工此次蘭陽十二堡新做大壩自合龍後仍晝夜追壓高出水面二丈五尺壩前之水原深三丈九尺處所逐漸停淤目下僅存數尺是金門一帶業已墊高而大壩後又添築淨土二壩實可無虞至河頭河尾爲入水出水之處最關緊要臣等前議善

後各工時擬將十二堡灘地新開七百餘丈之河頭上脣西岸上截下脣東岸下截各斜挑展寬二十丈者原欲使黃流入舊南堤後暢順東注可免衝逼新堤其商邱七堡河尾舊堤先已遵

旨展寬至一百餘丈現亦擬再破堤一百丈并於下脣挑川字溝二道共寬五十丈俾水長時啟放衝刷滙通共有二百數十丈尾閭流行既暢大溜必向東北歸入正河其南漾者不過平漫之水亦可不致壅遏爲害至新河係從平地開挖兩岸厓頭不高漫灘自所難免且引河從來取直而黃流性必坐

灣自上月初一日放河以來新河塌寬已間段露有灣形其地勢少窪者亦有漫水漾至堤根之處臣等悉心體察新堤內外地形本無甚低昂漫水雖至南堤而新河已刷深自一丈至一丈數尺不等此外地勢更無低於河身者是以大溜總由新河身內奔騰東注斷可不至分掣但新建堤工雖飭令如法夯築而土性一時究未能融洽亦應加意防護原定新堤底寬十七丈餘頂寬七丈餘高一丈四尺較之兩岸舊堤已加高厚本年撫臣李世傑又於堤頂之上加築四尺子堰一道臣等起

程時僉商定將子堰幫築與堤頂一律寬厚其土性稍鬆處所亦於堤後幫護裹戧務令益歸鞏固且現在河已歸槽水退沙停再經伏汛黃水蕩漾一兩次溝槽既可填平壓頭亦漸次淤高則形勢更可大定臣等復因漫水之淺深以測地形之高下其淺者傍堤酌紥埽枕深者鑲做防風以防大汛時風浪汕刷傷及堤根其河形坐灣之處若坐近新堤誠如

聖諭恐至頂衝喫重臣等前勘估河頭時若從灘地取直挑挖原不過三百餘丈因恐水勢南趨是以不惜

工力斜向東南開挖長至七百餘丈但究恐黃水尙有向向南之勢現復將上唇下唇斜勢開寬亦期大汛時河勢不至向南大坐兜灣新堤免受頂衝僉經再四籌酌此時溜勢總傍舊南堤東趨河身距新堤至近者亦有四五里惟河灣尙未坐定應俟大汛居臨察看形勢如何灣南坐離新堤相近或築壩挑溜北趨或下埽護住是以於僉議善後摺內酌備料三千萬斤卽係大汛防護之計奏入

聞

報

初十日
公偕明興等奏言黃河南岸內挑挖新河建築堤
工佔用豫省民田及舊南岸以北豫省灘地業經
臣阿桂會同豫撫李世傑酌定升科減則章程僉
聲明商邱以下尚有東省曹縣地方其民田灘地
業飛咨 臣明興飭屬清查俟到東時會同查明具
奏
臣明興聞豫省將次放水合龍前即飭令藩司孫
士毅督率地方官預期逐一清查茲據該司稟稱
曹縣境內新南堤外原有民田五十頃八十二畝
劈除堤壓河佔挑廢地畝共四十一頃四十餘畝

尚存地九頃四十畝舊南堤以北共灘糧地三千
三百八十五頃二十七畝皆有戶口納賦認耕每
畝完銀二分一釐零米二合一勺零與民田一例
征收並無輕重之別現在麥苗茂盛秋田已種難
以履畝丈量弔查該縣印册所載畝數實屬相符
又查該縣境內舊河身本寬近年以來出有嫩灘
尚可耕墾未經召佃納糧計地六十四頃一十二
畝其餘概係沙壓不能佈種等語查該縣灘地既
與民田完糧銀數相同應照舊則辦理不必更議
增減其佔用地畝現查明河身內有嫩灘可耕自

當卽行撥給其撥給餘地二十二頃六十七畝零

遵

旨另行召募佃種納糧仍俟新河塲定秋稼刈穫後臣明

興覆加詳查同銀糧各細數一併造册報部奏入

報

聞

公偕何裕城奏言伏查戴村壩係明臣宋禮所建

所以截汶助運壩高於汶河五尺水弱之時由南

旺分水口入運並瀦蓄蜀山馬踏二湖源源接濟

、水旺之時壩身不高卽可漫入淸河歸海惟是伏

秋盛漲山泉坡水竝發挾沙帶泥奔注入運戴村
壩雖能洩泛漲之水不能汰重濁之沙遂至南旺
塘河每年淤墊必需挑濬且汶水每遇盛漲時往
往一日長至丈餘河湖不能容納乾隆四十五年
秋間戴村民堰卽被衝溢嗣堵合完竣四十六七
兩年又因濟寧以南水勢浩瀚恐汶流倒漾復
奏明將舊築堰口開放宣洩水弱時卽照舊堵閉屢
開屢築旣費人工而水勢猝至集夫開挖亦慮緩
不濟急至有潰决堤堰之事是以 臣 何裕城奏請
酌建閘座俾資蓄洩茲 臣 阿桂前往會同履勘竝

留心訪問士人僉稱向年大雨時行汶水陡漲委

係實在情形是於戴村壩迤上建立閘座隨時啟

閉既省開堰堵築之勞並防集夫遲延泛濫傷堤

之患似為有裨至沙泥雖在盛漲時最多而堤閘

分洩其淤沙或可因之漸減但運河全賴汶水接

濟既不能使汶不入運即不能使沙不隨水俱入

是添建閘座後南旺歲挑之例仍未可停前蒙

聖明指示周詳實屬無微不燭　臣阿桂復思現在運河應

修堤岸段落綿長此外可待之工難以同時並舉

且歷年以來民堰屢次開築久已習為固然今豫

省大功已蕆河湖日就消落本年伏秋水勢自必較前不同況建立閘座尤須審度地勢方能永期鞏固而漲水由閘口宣洩必由鹽河歸大清河入海若年年開放鹽河是否能以容納東平各處民田是否不至被淹亦宜逐細查明俾無妨碍此等情形非特臣阿桂甫經履勘無從周知即臣何裕城亦抵東未久應俟東省大工告竣經歷汛水一兩次後臣何裕城上下察看詳細講求如該處必須添建閘座另行請

旨辦理再臣阿桂拜摺後即起程回京奏入

諭曰是姑待之可也

公偕何裕城明興又奏言竊照豫工合龍後東省各處坡水從上而下以次就消湖水亦漸見消動其運河堤岸臣明興率同前任藩司陸燿運河道沈啟震等逐一查量隨時登記各緣由業經恭摺

奏蒙

聖鑒臣阿桂臣何裕城先後自豫起程由山東之荷澤鉅野嘉祥取道至濟沿途察看各該縣境內漫水已經全涸其濟寧西北一帶臣阿桂上年冬間所見被水之區現涸出四五十里田畝耕種者頗多至

江南之藺家山壩前據河臣李奉翰札知及河員等稟報自三月初六日見消起至二十八日共消水一尺八寸臣阿桂復派軍機章京舒濂直至荆山橋查看水勢據該員稟稱該橋一百九十餘孔現仍孔孔過水其中泓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流行甚駛運河內八九寸至一尺餘寸不等而微湖水誌自上月初一日豫省放河後迄今止消水三寸仍深一丈八尺一寸經臣等悉心體察緣各湖地勢本屬最窪微湖又為各湖之歸宿水勢從西北向東南收束是以湖面日覺收窄而湖口誌

椿仍未見速消目下各路坡水日漸減涸荆山橋
仍前暢達且駱馬湖自上月十九日開放運河後
水勢亦應消動則江境運河之水又可由臨湖王
柳各閘分洩是上游來源既截下游復多路分消
微湖水勢自不難於早符定誌至運河堤岸自乾
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水下注濟寧以南湖
河相連汪洋一片其下則直注八閘其上則倒漾
至趙村石佛閘一帶東西兩岸土石堤工淹浸者
幾及二百餘里其正閘單閘橋壩各工亦俱漫於
水底屢奉

諭旨廣籌宣洩水勢得以陸續消退臣阿桂臣何裕城抵濟後復會同　臣明興乘船上下察勘自濟寧在城閘下起至江境黃林庄止統計兩岸土石堤工共長五萬三千二十餘丈現已出水者二萬八千九百七十餘丈未出水者二萬四千四十餘丈民埝共長五萬五千八百五十餘丈現已出水者五萬十丈零未出水者五千八百四十丈零正閘二十三座已出水者二十二座惟六里石閘一座舊制本低現與舉閘橋壩涵洞等工俱漫浸水中今就現在情形約加估計除地形故高未經漫水及雖

經漫水不至殘損之堤埝毋庸估計責令額夫平墊外其堤根水淺汕刷無多之各段均照舊式估加修補至逼臨湖坡水深之處堤身收分丈尺亦照舊制估計惟堤頂高處若按段估辦未免低昂不一查出水之堤有現高至四尺者即照此勘估總以高出此時水面四尺爲度以期一律整齊平坦計興工時堤根可以涸乾者純用土方堅築如堤根尚存積水土工難以站立者照老堤舊制添估碎石坦坡其各缺口水勢較深者則用排樁鑲埽俾土工可期堅實又漁臺汛東堤向來僅高五

六尺許應加高土頂二尺以備縴道其西岸排樁工及韓莊一帶大石工仍照舊估辦不必增高以節帑項再運河正閘底石板已損之處方行拆修其餘或補修數層或止加勾抿惟現浸水中之單閘橋壩涵洞等工殘壞既多均應拆估重修舊閘之下跌有深塘者酌爲移建築堤之後徑常堤內坡水難以立消者則其最窪之處酌添單閘以洩之又各閘及滾水壩等工俱應於水中簽樁補底必須先築圈堤以便動工其韓莊大石工數千丈西面逼臨大湖亦宜照舊制於該工之外先築圈

堤將根盤堅築至兩岸民埝前奉

恩旨概歸官辦埝身寬窄不一茲照官堤稍窄之工酌估而頂高之處則與官堤相平庶上下堤埝相連倍加平整以上各工除將堤身舊土及尚可應用之舊石通盤核抵外共計兩岸土堤及加築碎石坦坡等工共需銀十萬七百三兩零民埝土埽及排樁等工共需銀三萬六千三十四兩零排樁碎石堤工僉塡築土心及上加頂土共需銀二十八萬八千八十九兩零大石堤工共需銀十萬六百六十八兩零修做閘座橋壩涵洞裹頭僉築圈堤等

工共需銀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兩零通共估需銀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兩零此係就現在水勢約畧估計但水底探量究恐不能甚准仍俟秋合動工時逐一再查如尚有可減之功即歸節省核實請銷如實有關宣洩啟閉必須量爲增改之處臣何裕城等另行具奏其或因取土遙遠以及風雨守候臣明興酌量辦理毋庸復請開銷致滋縻費之漸再查官堤舊制道路已屬綿長今民埝統歸官辦則段落更爲遙遠臣等於勘估之便復公同商酌所有自濟寧在城閘下起至新店閘

上止一段長三十里又自珠梅閘下白家水口起至彭口閘下止一段長五十餘里並望湖亭至黃林莊一段長八十餘里均係地形稍高現可取土自當派員即行修辦則秋令以前可先得工程十分之三其餘水深各工仍照前奏於大汛時將採買已到之木石料物分運工次僉多派人員認明段落一俟秋令水退會律興工分頭趕辦斷可不致遲悞其運河正閘應送漕艘而滾水壩等工亦資宣洩未能同時僉舉查本年糧艘抵東各幫較之上年已早半月況湖河水勢日減更可銜尾遄

行而江西省鐍免漕糧重船又經減少約至九月以內回空定可全出東境維時將屆冬令水勢全涸閘堤各工次第趲辦必可於四十九年春令以前一律完竣概復舊制奏入

諭曰如所議行

是月回京

五月二十四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並

命兼管戶部事務

七月二十六日

命兼管刑部事務

八月二十一日

命教習庶吉士

是年二月子阿彌達授頭等侍衞兼尚茶正

三月子阿彌達授內務府上駟院卿

四月子阿彌達授

御前侍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六十八歲

正月二十一日

上六巡江浙

命畱京辦事

五月十三日

諭曰據李侍堯奏接提臣剛塔咨稱五月初五日據弁兵

探得馬家堡內賊匪竄逸惟見空營一座搜獲山溝內避賊回民訊據供稱賊回見官兵勢大黑夜從轍家梁翻山至鐵木山而遁不知去向等語所奏大奇前因該督等奏馬家堡後靠山居險朕即慮其翻山逃逸早經節次傳諭並令李侍堯迅速親赴該處會同剛塔等設法四面嚴密圍堵務將賊匪全行勦殺毋使一名兔脫乃本日李侍堯奏賊匪由山後逸出是朕先幾一動不意竟如所料而剛塔率領數千官兵在彼攻勦止向山前截殺並不慮及山後設法嚴防李侍堯則安坐靖遠並不親身前往相度機宜督率調度雖朕屢降諭旨令

伊等嚴防後路皆已不及朕惟當自愧用人之不當耳前因賊首田五殲斃大局已定曾降旨將李侍堯交部議叙剛塔從優議給世職乃現在所存不過賊人餘黨竟不能即時剿滅致有逃逸之事是李侍堯剛塔不但無功而且有罪所有議叙之處著停止仍令戴罪立功迅速追剿務將賊匪盡數擒拏如有一名漏網惟李侍堯剛塔是問仍俟事竣後覈其功罪另降諭旨所有硃批李侍堯摺及節次所降諭旨著鈔寄阿桂交在京王大臣等閱看

十七日

公奏言竊照此次逆回在馬家堡翻山竄逸皆由
後路不能防範以致乘間潛逃其賊匪人數忽少
忽多俱係據弁兵探報未能得其確實看來賊回
所過地方自不免有新教回人附會滋擾此外回
民似不致聞風煽動該省前經調集各路官兵今
添派四川屯練番兵及阿拉善兵並令旺沁班巴
爾親身帶領前往現在福康安前往督辦自無難
尅期勦滅至目下籌辦勦捕事宜臣悉心揣度甘
省地方貧瘠官場尤為清苦辦理軍需本非易易
近因內地用兵鹽菜口糧俱從删減官兵所得月

糧按日計算每日僅得三分一經調遣該兵丁等尚須酉贍家口沿途費用必致不敷且非官爲隨地支給亦不能常川接濟竊恐承辦各員或有貽悞所關非細更恐該兵丁等因餬口拮据臨時或致逃匿更屬不成事體臣愚以爲此事最關緊要

仰懇

聖恩傳諭李侍堯詳悉體察有應照舊例支給者仍照舊給發事竣後聲明必須情由准其酌量報銷且不必斤斤過於樽節如此庶承辦之員既不虞掣肘而該兵丁等得資飽騰自必倍切奮勉勇往集事

奏入

諭曰甘省逆回滋事節經檄調西安滿漢官兵及寧夏涼州等處滿兵並各提鎮所屬兵丁進勦不下數千人其如何支給應付之處總未據李侍堯詳悉奏及看來此時李侍堯竟屬張皇失志一籌莫展諸事漫無料理兵丁等追勦賊匪鹽菜口糧最關緊要況今又調川省屯練降番兵及阿拉善蒙古兵到彼協勦此項兵丁俱從別處徵調前來應得口糧必需隨時寬為應付從前勦捕蘇四十三時所調川省屯練及阿拉善兵並陝甘官兵土兵支給鹽菜口糧俱辦有章程著傳諭李侍堯即

派大員專辦妥協辦理照前支給不必拘泥成例俟事竣後具奏將必需情由聲明俟朕酌量降旨庶承辦之員不致掣肘而兵丁等得資飽騰自必倍加奮勉勇往從事並諭福康安知之

十六日

諭曰據五岱等奏賊人復行竄逸且有石峯堡等處回民聚集滋擾之事並稱回匪頭人有馬阿不都馬之元沙之玉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頭目更有小頭人四名等語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名目可見伊等掌教內已有等第層次是其蓄謀已久必非朝夕所能猝合李侍

堯身為總督且從前剿除蘇四十三後所有斷除新教之事即責成該督專辦乃該督於新教回匪等公然自立掌教名目等次之事毫無覺察任其煽惑勾結以致釀成事端豈封疆大臣惟知厚享廉俸安坐衙齋而於地方此等重大事件全不知留心防範有是理乎福康安到後即查明此事如果係李侍堯平時漫不經心養癰貽患所致即據實嚴參具奏至賊人屢次逃逸糾合夥眾擾害地方揆度情形必須滿洲勁旅前往方能迅速蕆事著傳諭阿桂於火器健銳兩營內挑選精兵一千名預備聽候諭旨再行帶領起程所有分隊帶領之

侍衛章京等並著酌量選派京兵聲勢壯盛經阿桂帶領前往尤足以壯軍勢而協人心阿桂所帶京兵一到自可合同調度尅期竣事也

十八日

諭曰甘肅逆回滋事未能迅速勦滅已派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往勦辦著再派阿桂帶領侍衛章京兵一千名分作五起阿桂先率領頭起由驛起程從河南一路行走前往更足以壯軍威而速蕆事其隨帶之軍機處司員並著一體馳驛如阿桂途次已得勦賊完結之信卽行帶兵回京

又

諭曰賊人現在鹿鹿山扎營剛塔等仍止在對面拏營又不籌及堵截圍攻之法是復縱令賊人得有去路現已派阿桂福康安帶同侍衞章京等並京兵一千名前往督勦五岱等此時雖不能奮勇殺賊當此兵力厚集之時自當分撥將領四面堵圍防其又從後路竄逸俟阿桂等到時再行會合殲擒至賊匪既攻破通渭城內居民自必被其擾害現在作何安撫庫項錢糧被賊搶去者若干其放走監犯有自行投回者著福康安詳悉查明具奏典史温模聞城破自縊沒於王事尚屬可憫應

予議䘏其訓導因跳樓跌傷情尚可矜至知縣王僾因畏賊先行逃匿不能督率兵民在城防護以致失事並著阿桂福康安到彼會同查明據實叅奏

又

諭曰據陳步瀛奏稱西安副都統明善帶兵由靜寧前往石峯堡進剿十二日抵高廟山挐賊中鎗陣亡殊堪憫惻其所帶官兵內恐亦有受傷陣亡者著阿桂福康安到彼後查明具奏一體優䘏至賊人既如此鴟張而彼處又無有主見能辦事之人福康安不可不兼程星赴該處籌辦即阿桂亦當帶領京兵分起前往以壯軍

勢而懾人心所有帶兵之侍衞章京卽著阿桂一面挑
帶派往一面奏聞

又

諭曰現令阿桂前往甘肅會同福康安辦理勦賊事宜所
有福康安佩帶之欽差大臣關防卽可令阿桂作爲將
軍印信福康安海蘭察五岱等並爲參贊大臣協同經
畫屆期進勦時賊匪內有應誅戮者卽行誅戮若俘獲
賊首要犯酌揀數名派委幹練官兵護送迅速解赴熱
河務飭該解員等沿途小心防護毋稍疎縱並於起解
時飛咨所過省分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撥站派兵

協同護解

二十二日

諭曰據李侍堯奏請調寧夏滿洲鎮標兵丁星赴軍營會
剿看來賊匪自馬家堡翻山逃竄之後沿途勾結聚集
愈多而通渭縣石峯堡等處之賊又暗相聯絡攻破縣
城傷害帶兵大員猖獗已甚必須及早殲除以靖地方
茲剛塔率領各處官兵已不下數千名軍勢不為不盛
而馬營街石峯堡俱係通渭縣地方相距又不甚遠何
以剛塔由馬營街一路追賊而於通渭縣城失守之處
竟毫無策應且副都統明善於石峯堡遇賊打仗亦以

單軍失利中矛陣亡剛塔亦並未派兵救援近在一縣之內彼此信息隔絶其故殊不可解著阿桂福康安到彼時卽查當時實在情形如果有貽悞之處卽行據實叅奏至新教回民自蘇四十三滋事之後朕節次傳諭李侍堯令其嚴密查辦淨盡根株李侍堯雖不諳軍旅而於查辦地方事務尚所能爲乃現在各處新教回匪互相煽惑蔓延勾結擾害地方若非李侍堯平日不能留心覺察辦理不善何至賊匪猖獗若此是其養癰貽患爲害地方李侍堯之罪實無可逭阿桂福康安到甘俟勦賊完竣後務須嚴查賊匪經過起事一帶如有順

從新教者即行盡數殲除勿留餘糵至賊匪所過村庄城堡有與賊人賫送糧食或傳遞信息併曾爲賊人出力打仗者即爲從賊夥黨必當盡予駢誅不可稍事姑容若本非賊匪經過地方而又並未與賊人串通勾結者自是良回不必波及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於此次勦戮淨盡後務將根株剪除毋使一名得以漏網方爲妥善

公奏言臣於本月十九日接奉

諭旨令將火器健銳兩營兵挑選一千名預備並酌派素嫻行陣之侍衛章京等分起帶領其派出之兵丁所有

應得之項照例辦給臣 阿桂荷蒙

聖恩深重理宜馳驅行間奮勉効力即赴該營挑派預備

該兵丁等應得之項亦照例備辦俟再接奉

諭旨臣即帶領頭隊先行起程其餘四隊酌量驛站車輛

便於輪流遞送臣即令派出之侍衛章京等陸續

帶領前進除領隊之侍衛章京等臣 阿桂已於素

所深知各員內酌量派往外伏思明亮春寧雖由

愚昧無知身蹈重愆第伊二人於行陣之際俱曾

經歷勇往奮勉而明亮尤為得力有用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伊二人現在監禁轉得閒居安逸懇請

聖恩將伊二人釋放或賞給侍衛拜唐阿令隨 臣 前往効
力行走再派出滿洲兵一千名必須領隊大臣方
有專屬舒亮瑚尼爾圖二人或俱派往或即派舒
亮之處請
旨遵行奏入
諭曰領隊大臣著派舒亮去明亮春寧著賞給藍翎侍衛
隨往打仗効力贖罪
二十三日
公奏言 臣 欽奉
諭旨令 臣 將帶兵之侍衛章京酌量挑派 臣 謹就所知選

派頭等侍衛額爾博克護軍叅領星山保觀祥三等侍衛佛爾卿額德布星額定住塔爾弼善副護軍叅領愛星阿永寧委護軍叅領德成額等十員令其分起帶兵前往至應派之兵丁一千名 臣阿桂於火器營內會同 臣綿恩挑選於健鋭營內會同 臣復興等挑選將曾經出兵及技藝精嫻者每營挑派五百名共選派一千名除該兵等應得箭枝綿甲火藥鉛丸俱令該處照例辦理卽行給與外其應得銀兩仍照十六年定例賞給查上屆各兵起程原係酌量車輛間一日卽令一隊起程以

期迅速行走此次酌合分兵四隊每隊二百五十
名令侍衛章京等仍間一日一隊起程已交兵部
順天府遵照辦理奏入報
聞
諭曰副都統明善在高廟山陣亡伊所帶之滿漢官兵有
一千二百名亦不爲少僅遇賊匪四五百人何至一經
接戰即行失利其故殊不可解或係該兵丁等怯懦所
致著阿桂福康安到彼詳悉查明據實具奏
二十四日
公奏言臣於五月二十四日帶領侍衛章京並京

兵一千名由京起程按日分隊行走前往甘省辦理勦捕逆回事宜查賊匪煽聚新教勾通接應膽敢抗拒官兵戕害大員攻城搶庫實爲罪惡貫盈其黨夥雖多看其打仗器械不過刀矛急則竄走乘勢刼掠前此各路徵調之兵尚未齊集是以領兵將弁僅能在後尾追不能繞道截殺圖堵未得迅就擒滅至石峯堡進勦時明善追擊陣亡在將賊擊敗之後因未悉該處地形急於逐利而失利其攻破通渭縣城之賊經該都司等帶兵前進所到官兵無多即行竄出是其草竊伎倆斷不能久

肆鴟張指日兵力厚集四路堵擒卽或再有回匪

接應而

天兵迅掃無難刻期蕆事臣一到甘省當悉心竭力與福

康安等會同籌辦務期剿捕盡淨早一日完竣卽

可早一日仰紓

聖懷奏入

諭曰勉爲之速將逆回剿滅以慰懸望

二十七日

諭曰逆回竄聚通渭縣之鹿鹿山馬家坪等處恐其乘間

南逸秦隴一帶不可不預爲防範其靜寧隆德平凉等

處尤爲驛站衝衢逼近陝省之長武邠乾一帶必須多兵防守以資堵禦現已有旨傳諭農起李世傑迅速選派河東川北兵各二千名交福敏泰富祿就近帶領赴陝防守並傳諭復興再挑健銳火器兩營兵一千名分起帶領前往統計此次調派之兵又有五千名軍勢不爲不盛計阿桂等過陝抵甘時各處之兵亦可陸續到齊阿桂等務須飭各帶兵大員嚴密堵禦毋使一名竄入陝境以致復有蔓延至西安省城現無滿員彈壓卽著哈青阿在彼幫同畢沅操演存營兵丁鎮守辦理

二十八日

諭曰阿桂奏查辦新舊教回民必須分晰明確但回民有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各從新舊兩教者一時驟難區別若概予駢誅恐人人自危不免聞風疑懼惟有於現在逆回剿除淨盡後即將賊匪所經過及煽誘之處實力搜緝有形跡可疑者多加殄戮此外各州縣惟責成該督飭屬善爲化導緩圖消除之法等語自應如此辦理朕用福康安之意即爲此也已於摺內批示阿桂到甘省時各路所調官兵陸續齊集軍勢已盛賊匪自當速就撲滅阿桂於剿除淨盡後所有安定會寧通渭及官川鹽茶廳各處凡賊匪經過煽誘地方務宜會同福康

安派員詳細訪緝實力搜捕遇有形跡可疑之人殲戮勦淨勿使匪徒得有一人漏網此外各州縣回民竟宜嚴飭地方官多方曉諭善爲開導仍當隨時周密防範綏圖消滅所謂爲之以漸也阿桂福康安等當詳悉熟籌妥協密爲辦理不可洩漏又前據李侍堯等奏正月內田五至靖遠掌教哈得成頭人哈彥家商同謀逆哈得成於三月十五日趁衆新教回人齊集禮拜寺將田五糾從逆謀情節告知勾會臨期內應等語前次阿桂等於蘇四十三勦滅後辦理善後事宜已奏將新教所建之禮拜寺盡行拆毀何以此次新教回匪又得齊集

禮拜寺潛爲勾結是否係李侍堯因循不辦將舊有新教所建之禮拜寺未經飭屬毀去抑係新教回匪於拆毀後又私行建蓋而李侍堯及地方官等竟漫不經心毫無覺察並著阿桂福康安查明據實覆奏

六月初二日

諭曰據五岱李侍堯等奏官兵在伏羌城外擊退賊匪因兵丁連日趕緊行走未免稍乏又天色漸晚暫行撤退等語賊人屢次遁逃五岱剛塔等帶兵尾追俱落賊人之後何以賊人不乏而官兵乃以行走力乏爲藉口此皆綠營恇怯之陋習前明邊鎮往往坐此以致老師糜

餉我國家整勵戎行雖各省綠營兵丁不能如滿洲之勁銳無前而平時一例訓練亦不應自形氣餒為將領者因當體恤兵丁而臨陣豈可不加之策勵看來此時李侍堯剛塔早已志氣委靡一籌莫展而五岱又係容官呼應不靈且伊本烏拉齊之人遇事若得便宜則高興勇往不得便宜即不能振作朕亦不加之責備阿桂福康安素嫻軍旅自能調度俾官兵日有起色壁壘一新賊人望風膽落無難尅期集事至賊人聚衆鴟張立有旗幟幷遣出黨羽四散分馳必更有為首之人如山東之王倫撒拉爾之蘇四十三等賊聽其指揮再據永

鐸所奏底店回匪既與石峯堡回匪會合焚刼現在是否聚集一處且業經刼掠村莊傷害百姓即屬肆逆之人阿桂福康安勦滅賊匪即當帶兵先至該處將各該犯全數勦洗勿使一名漏網以清後路

初六日

公奏言臣於途次接奉

上諭調派河東川北兵各二千名交福敏泰富祿就近帶領赴陝防守幷傳諭復與再挑選健銳火器營兵一千名分起帶領前往臣查逆回於通渭一帶既負嵎固守復潛出滋擾或乘間遁入陝西亦未可定伏思甘

肅涇州地方與陝西接壤山勢連延爲陝甘門戶
自應駐兵防守 臣 已飛札行知太原鎮總兵福敏
泰即帶領河東兵二千名前赴涇州駐劄堵禦如
有更調之處臨時度量情形另行檄遣其此項兵
丁到甘駐守時應需口糧一切恐甘省力有不敷
臣 已飛札畢沅即就近由陝省預備供支至川北
赴甘兵丁若由白馬關一路行走可以直至鞏昌
且道路亦較捷近但現在逆回滋事雖附近鞏昌
而賊蹤無定或又有無須徑赴鞏昌之處 臣 此時
無從懸擬已飛札福康安就近酌量情形川兵或

應由白馬關一路直達鞏昌或應由棧道行走經寶鷄鳳翔一帶繞至賊人後路之秦州酌定後即飛札富綸令其遵照遄行再甘省地方素稱貧瘠此時派調各路大兵雲集境内軍需一切未必能辦理裕如現在京兵由陝入甘所有安設車馬拨站遞進及兵丁等騎赴軍營之馬併鍋帳口糧等項均關緊要恐甘省此時無暇接應臣擬將京兵所需一切供支亦於陝省代爲籌辦以分甘省之力臣亦飛札畢沅令其妥協辦理勿致臨時有悞此次調派官兵聲勢已盛臣到彼後惟有悉心努

力迅埽掃滅賊氛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京兵所需一切供支即於陝省代爲籌辦以分甘省之力自應如此辦理本日據畢沅奏稱京兵車馬一項按站倒換未免雇備維艱已飛飭各屬雇就長騾應用等語是甘省過兵事宜業經畢沅妥爲預備自可迅速前進

十二日

諭曰據福康安奏此時應將底店賊匪先行勦洗現與海蘭察即由平涼前往隆德帶兵進勦直擣賊巢正與朕所降諭旨相合其慮賊由小路竄逸分兵防堵攻勦之

處所辦亦皆中竅要項已有旨傳諭福康安如兵力已足續到之京兵可即行文停止著再傳諭阿桂沿途探聽甘省勦賊情形如底店及石峯堡之賊經福康安勦洗完竣僅存伏羌竄逸餘賊阿桂止須帶頭二起京兵五百名前往幫同福康安搜捕并籌辦善後事宜其三四起京兵及復興所帶之兵皆可令其撤回

十六日

諭曰近日軍營漸有起色旗鼓一新自當立勦草寇但念此次逆回田五等斷非無故即能糾合黨羽定期起事遠近回人亦即附和隨從之理朕於此事再四思維反

躬自問自臨御以來數十年兢兢業業並不敢稍存滿假於民生疾苦無不時時廑念務期得所而於甘省尤加意撫卹該省連年以來並未聞水旱災歉斷無貧黎失所致匪徒得乘機煽誘或地方官有勒索苛派苦累百姓因而賊人倡亂滋事抑或李侍堯查辦邪教不密致逆回得謊稱剿洗回民藉詞煽誘以上種種各情節思之總不得其故究竟因何而起不得不徹底根究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務向擒獲賊目逐一研鞫並於該處詳晰詢訪起釁緣由據實奏覆毋得稍存迴護之見至賊人於上年卽預備石峯堡巢穴以為退守之地其所

積糧食器械必多自係陸續運往斷難掩人耳目何以地方文武員弁竟昏如聾瞶毫無聞見此非尋常失察可比阿桂福康安即遵前旨查明貽悞之員嚴參治罪賊人前次肆行無忌往來逃竄其所需糧食等項尚可向各處村庄搶刦今見官兵聲勢壯盛又經福康安等痛加剿戮餘賊自必竄回石峯堡福康安等派兵四面嚴密圍堵後賊人及老幼眷屬不下萬人藏匿堡內困守坐食其糧食皆從何來惟防各處邪教匪徒尚有為之暗中餽送者此等為賊接濟之人罪與逆賊無異必當嚴密查捕一經拏獲究出姓名居址不可使一名漏

綱此係盡絕邪教根株之法阿桂福康安當留心遵照
妥辦不可稍存姑息

十八日

公奏言臣由豫入秦節次接奉

諭旨並據福康安來札詳悉聲叙各路賊匪情形始覺了然如六盤山險要之地近在咫尺賊人未敢佔據且經五岱等兩次殲賊頗多是賊人伎倆已可概見而福康安籌辦剿除底店逆回肅清後路再行合攻石峯堡布置均屬妥協自可即望得手茲於十四日抵西安復接福康安札稱在底店殺賊三

百餘人其自行投出者數百人或權爲安撫或卽
行收監辦理亦均得當現在軍威大振賊勢窮蹙
自可易於集事但臣所帶京兵一千名接續抵陝
其頭起兵距甘省不過六站賊匪一日尚未掃除
淨盡卽兵行一日不可停留臣卽於十五日帶領
頭起京兵前赴軍營其續派京兵及各路添調之
兵或竟應停止或應於何處暫駐候信尚須於進
攻石峯堡後度量情形與福康安商酌再行具奏

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諸凡皆有旨諭汝二人矣詳妥爲之總以

淨盡孳種毋致復生事端爲要至近日雨暘應時心畧

慰矣

七月初一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 臣阿桂自豫入秦一路民情甚

屬安貼兹於二十三日行抵軍營將石峯堡形勢

詳加察看該處在萬山之中三面皆懸崖峭壁惟

東南山包地勢稍平爲賊人門戸賊匪四處挑挖

深壕數重以圖據險自守惟有仰遵

訓誨四面圍攻嚴密堵截前經 臣福康安與海蘭察等籌

辦於周圍各山梁安營二十餘處分派將領帶兵

駐守俾聲勢聯合並於營盤相隔處所多放卡座
刨挖溝壕期於彼此接連使賊人無路可竄已屬
周妥　臣思賊人佔居石峯堡爲負嵎死守之計若
率大兵從堡前進撲勢屬仰攻且上有深壕數重
賊人藏匿壕內放鎗投石恐損傷官兵轉失威重
惟有將攻圍之處愈加逼近設法斷其水道用大
礮轟擊賊營製造火彈拋擲賊壕焚燒令其不能
藏身預先派定各路官兵俟有可乘之機卽合力
進攻一鼓戮擒可期得手至賊巢內男婦聞有數
千其糧食係從附近村庄搶掠運回藏貯想亦無

多而此時周圍俱有官兵亦斷無爲賊賫送糧食之人不能支持多日且將來水道一斷更可不攻自潰　臣揣度事勢尚易集事至賊匪起事之初似以蘇四十三前事爲戒不肯坐守一處四出煽惑勾結攻擾刼掠竄徙不定出沒無常而其將家口先送至石峯堡究以此爲巢穴今既計窮力竭釜底苟延則仍不出蘇四十三死守華林之故智數日內汲水之路一斷石峯堡即成絕地此皆逆犯罪大惡極天奪其魄故得聚而殲旃此外各處雖尚有零星賊匪業經　臣福康安派兵前往搜捕及

百姓擒送者絡繹不絕總之巢穴一傾餘黨自無
難剿除淨盡再臣阿桂由陝入甘沿途所見莊稼
彌望青葱臣歷數從前往來甘省九次未見如此
之茂盛民情懽躍定致綏豐臣福康安身任地方
尤深慶幸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阿桂於二十三日行抵軍營察看石峯
堡形勢惟宥將攻圍之處愈加逼近設法斷其水道用
大礮轟擊賊人製造火彈拋擲賊壕焚燒令其不能藏
身等語前以賊勢已蹙諭令阿桂福康安此時轉不必
欲速宜籌畫萬全總以賊人悉數殲擒官兵不致傷損

方爲妥善現在續派京兵俱已前赴甘省協勦兵力愈多想勦除更易至賊雖挑挖深壕以圖據險自守官兵何不挐柵以進從前阿桂平金川時卽用過此法若可照辦阿桂福康安卽當妥酌辦理並遵前旨派員前往賊人取水處所於上下流囊沙開溝將石峯堡下之水瀉往別處則賊人水道一斷有食無從下咽更可不攻自潰至用礮轟擊並拋擲火彈雖亦係一法但究以生擒一二人俾得訊明起事根由及從逆黨羽以便盡法懲治況賊勢日就窮蹙凡所脅從者豈肯尚爲之抗拒堡內糧食又豈能供數千人之坐食是賊衆方將畏懼

思散阿桂福康安何不趁此權爲安撫俟其出降將緊要賊目生致一面訊取起事主謀根由一面解送熱河備訊但受降如受敵仍當慎之又慎至石峯堡賊匪勦盡後阿桂福康安務遵前旨赴京兵及山陜各兵撤回之便或即就近親赴底店固原等處將賊人種種逆蹟詳細履勘並究出黨羽按名拏辦阿桂等務須逐一妥辦剷絕根株以靖地方不特福康安係陜甘總督責任綦重卽阿桂旣承辦此事亦斷不可急於完事稍爲姑息也

又

諭曰阿桂行抵石峯堡軍營迄今已數日於此次逆回滋事李侍堯剛塔二人辦理貽悞之處自必訪詢確實朕意此案剛塔之罪尚輕於李侍堯從前蘇四十三勦滅後所有善後一切卽責成李侍堯妥協辦理乃前據福康安查奏賊匪於四十六年卽修理石峯堡上年五月又加葺治整固而各處逆回訂期起事亦衆所共知且甘省回民平昔恣肆豪橫欺凌民人等語李侍堯在各省總督中素稱明幹今回匪如此逆謀彰著伊非不能覺察嚴辦者何至安坐省城竟同聾瞶况甘省回民雖多亦當設法籌辦豈得以希圖目前無事致令日益放

縱釀成事端乎是李侍堯之豢賊養癰始終貽悞朕亦不能曲爲之解至剛塔在馬家堡放賊翻山逃竄四出滋擾唯知在後尾追毫無籌畫是卽其罪無可逭但伊甫任固原提督田五等卽在彼舉事尚能射賊受傷又雲露山打仗時剛塔與阿爾薩朗蘇靈三人最爲出力罪尚可原特其從前疎於防範之處咎實難辭而較之李侍堯究可稍從末減也朕所見如是著阿桂再會同福康安秉公詳查務歸至當以憑定讞

初三日

諭曰現在逆回將次辦竣而查辦賊黨爲善後第一要著

此次田五等聚衆滋事即係蘇四十三勦滅後李侍堯辦理未盡所留餘孽將來阿桂福康安查辦匪黨時自當剷絕根株永除後患但若因回匪滋擾遂概行查辦轉非綏靖地方之道此事不可不慎重辦理阿桂福康安俱係能事之人又在彼親見一切情形自必預爲籌計此時官兵已將賊犯圍住不值輕進想竣事或尚需時日著阿桂福康安公同熟商務將除盡孽根奠安良善一勞永逸之計妥議具奏至阿桂等前奏賊人於堡外四處挑挖深壕賊既挖壕自守官兵又四面圍堵自不能復往外尋覓糧食其堡內賊衆男婦不下數千人

從何得食且數千人從何而進即云從前在附近村庄
搶掠藏匿亦豈能似此支持多日明係平時陸續運貯
多蓄盜糧李侍堯固不能辭養癰貽患之罪而該處地
方官漫無覺察其罪尤不可逭已節次傳諭阿桂福康
安查明叅奏此時阿桂等既須相機進勦即當於籌辦
之暇就近將賊人修堡聚糧各情節係何員任內之事
逐層查訊確實先行叅奏治罪

初四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等攻圍石峯堡賊巢安卡挑
壕斷賊水道現在公同商酌周視地勢賊人取水

係在石峯堡西北及東南崖下兩處河流貼近堡
下山邊惟有將石峯堡西北東南山腿佔得即可
斷絕賊人水道並遵照
硃筆圈出指示之處選派官兵挐卡進逼周圍刨挖溝壕
一道彼此接連再加一層堵圍愈益嚴密賊匪斷
不致有一名兔脫但此係賊人性命所係必盡力
守禦須整頓兵威乘勢勦殺並多備鍬钁人夫一
面預備打仗一面挖壕挐卡因於二十五日寅刻
發兵 臣 福康安與海蘭察五岱旺沁班巴爾保寧
成德三德蘇靈阿爾薩朗法靈阿泰斐英阿福寧

明亮春寧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率領京兵各
營奮勇官兵阿拉善兵屯練降番老教士兵分隊
預備臣阿桂督催策應卽刻我兵搶至堡前堡後
逆將西南東北兩處山腿佔得賊匪並不敢出堡
迎拒維時海蘭察帶同明亮春寧巴圖魯侍衛各
員等將所帶官兵埋伏兩旁溝衖之下乘賊追壓
繞出從中攔截卽可痛加勦殺因催令兵夫立持
鍬鐝挖刨溝壕逆料賊匪見刨溝斷伊水道定形
惶急且此係人夫無兵保護自必乘間下壓希圖
衝散我兵卽可突出勦殺不但制賊死命亦誘賊

之一法無如賊人自恃有深壕數重諒官兵一時不能超越仍藏匿壕內放鎗投石始終不敢出巡我兵遂一面挐卡一面挖壕申刻雷雨大作亦未少休並恐賊人乘雨下衝愈加嚴整自辰至戌周圍石峯堡十餘里共挐卡二十餘座刨挖壕溝一道深寬各一丈四面接連即派奮勇官兵及川省屯練合任各卡堵守又防賊人於夜間衝突挺而走險海蘭察等於京兵及阿拉善兵內選派好鎗手數百名排列預備終夕巡察稽查賊匪亦毫無動靜至賊人取水處所在官兵卡壕之外賊匪斷

不能越過偷汲即遇天雨用器皿接取畢亦無多
且山形陡凸並無溝坑不能存積斷難供數千人
飲用數日之內定形渴憊此時派兵進撲亦可期
得手但恐困獸猶鬬我兵轉有損傷惟有仰遵
訓諭倍加慎重計出萬全總期賊人不致一名逸出再查
石峯堡四面並無石峽賊人欲將官兵誆入之語
俱係傳聞毫無確據從前傅玉所駐鹿鹿山係石
峯堡南面相隔有二十餘里僅可以牽綴賊勢今
臣等搶佔山腿周圍挑挖溝壕拏立卡座逼近石
峯堡賊人所挖溝壕不過一鎗所及之地現在石

峯堡西北山包已派五岱阿爾薩朗帶同侍衛官員率兵嚴防其東南山腿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同明亮等在彼駐守嚴防臣福康安復不時往來巡查統計四面卡座溝壕周圍不過十里每日可以稽查數次呼應實爲迅速賊人斷無從竄逸

奏入

諭曰官兵已於二十五日將石峯堡西南東北兩處山腿佔得周圍十餘里共擧卡二十餘座刨挖溝壕一道四面接連堵守賊人取水處所在官兵卡壕之外賊匪斷不能越過偷汲阿桂等辦理均爲妥協想捷音定在早

晚間矣此時賊勢愈蹙自不虞其詐降生變但更當嚴

防如賊見官兵圍急出堡乞降阿桂福康安竟不妨權

爲安撫轉可得其爲首活口以便嚴訊致反眞情若徒

事派兵進攻如從前勦辦蘇四十三時概行殲戮反無

從詳細審訊盡法懲治也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汧隴一帶此時斷無虞賊

人竄往自可無須屯駐多兵臣等公同商酌即將

太原鎮總兵福敏泰所帶兵二千名全行撤回本

省就現在情形而論掃蕩賊巢之後其賊匪經過

地方所有曾經從逆之犯必須極力搜捕痛加殲

戮不得不量留多兵以資彈壓是以此時軍營兵力雖屬有餘 臣 等未即議撤卽敷倫泰所駐洴隴一帶地方現尚有敗逃餘賊經該處拏獲者是以仍令暫駐俟酌看光景再令撤兵回任奏入報

聞

初七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官兵進逼石峯堡賊巢周圍安卡挖壕斷賊水道數日以來海蘭察明亮等帶兵於石峯堡前又拏卡二座以圖逐漸進逼距賊人所挖溝壕甚近賊匪亦不敢出爭 臣 等現已將石

峯堡層密攻圍賊匪自　知無路可出一任官兵拏

卡進逼不敢搶撲唯於　壕內死守水道已斷其所

畜馬騾已有渴極滾跌　下礮者俱為我兵所得雖

自到軍營以來每日有陣雨一次為時不久接取

無多斷不能供數千人飲用且立秋已將一旬雨

水漸少就現在情形而論止須晴霽十餘日賊回

立見困憊無難一鼓殲擒此時大兵雲集不妨小

試兵威或賊人自知死在且夕出堡迎拒即可乘

勢勦殺因於三十日發兵臣　福康安同海蘭察明

亮成德蘇靈泰斐英阿福寧春寧等帶同巴圖魯

侍衛章京率領京兵各營奮勇官兵阿拉善兵屯
練降番分作三路由石峯堡之前東南山腿進攻
保寧舒亮阿爾薩朗三德巴達瑪率領京兵各營
奮勇官兵老教士兵分爲兩路由石峯堡之後西
北山腿進攻　臣阿桂同旺沁班巴爾永鐸永安在
各路督率策應寅刻我兵搶上山梁賊匪仍不敢
迎拒惟藏匿壕內放鎗投石我兵鎗箭齊發並拋
擲火彈打死溝內之賊甚多賊匪亦拚命抵禦不
肯潰竄惟時屯練及各路官兵無不人人振奮俱
欲鼓勇先登無如山上有數層石砌勢甚陡削即

平時攀陟而上尚須喘息數次其稍平處所又有
深溝數重阻隔我兵不能得手恐久跕多有損傷
因於巳刻將各路官兵陸續撤回此次進攻殺死
賊人數十名官兵因奮勇上撲亦有陣亡受傷者
總兵蘇靈侍衛克臣保鄂爾霍爾圖協領和興額
遊擊高人傑汪啟德海哈寧阿俱帶有箭石各傷
其傷痕俱輕至賊匪以釜底遊魂尚敢負嵎死守
抗拒官兵實屬罪大惡極人人髮指現在臣等惟
有督率官兵將溝壕愈加刨挖深寬營卡愈加嚴
密俾賊人不致有一名漏網一面札飭各路帶兵

將領及各州縣將零星賊匪實力搜捕並曉諭百姓盤獲解送務期淨盡諒此幺麽小醜斷不致曠日稽誅再前此派往各路鎮將會同地方官陸續搜獲賊匪一百數十名內有李自黨一犯俟解到時審訊明確再行分別解送辦理奏入

諭曰蘇靈等帶兵打仗不避箭石以致受傷實爲奮勇可嘉雖據阿桂等奏其傷痕尚輕但現在曾否平復著即據實覆奏以慰廑念至賊人已經官兵四面圍住斷其水道斷不稽延時日阿桂福康安宜遵前旨倍加慎重不必輕於前進即如此次蘇靈等因剿賊受傷已屬不

値殊非持重之道諒阿桂福康安自能相機妥辦俾官兵不致傷損而賊匪盡數殲除也又據奏派往各路鎮將及地方官陸續搜獲賊匪一百數十名內有李自黨一犯俟解到審訊明確再分別解送等語此係要犯著阿桂福康安即訊明錄供具奏至前日官兵由底店進勦時該處乞降四人此等回匪均經從逆自不可赦阿桂福康安於石峯堡事竣後務必帶兵前往詳細分別查辦不可復使一名留於該處其餘舊教回衆自未便因賊匪等滋事遂爾槪行查辦前已有旨諭知阿桂福康安但如田五起事之小山地方以及賊犯挖窖埋藏糧

各處所阿桂福康安務遵前旨親往履看並一一經賊犯供出不論蘭州河州各匪徒俱即應行文查拏再此次賊匪滋事到處搶劫良民被其傷害者自必不少著阿桂福康安於事竣時即查明百姓被賊傷害者共有若干官兵打仗陣亡者共有若干及前後殲擒賊匪共有若干詳細開單具奏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奸細徐璠成一犯前經李侍堯盤獲訊供具奏後將該犯交安定縣監禁嗣據該縣稟報徐璠成患病垂斃李侍堯即批令正法已於六月初八日正法訖臣等查閱徐璠成原

供雖有欲往蘭州河州勾合之語而其蘭州所欵勾合者何人當時既未審訊確實究出姓名住址無憑查拏現已飭令各該地方文武留心察訪設法踹緝如有曾經與賊匪往來勾結之人立即擒拏解送俟拏獲賊首再向逐一跟究至賊匪煽誘起事係鹽茶靖遠安定會寧伏羌通渭固原靜寧隆德秦安華亭各州縣所屬之小山海城官川糜子灘馬營街白馬莊馬家堡底店烏家坪鷹窩石白楊嶺蔡家堡等處　臣　等現已分派五岱策卜坦吉蘭泰富祿噶塔布阿穆呼朗等帶兵前往搜捕

竄匿餘匪俟勦滅石峯堡賊匪後再於各該處將
曾經從逆及形跡可疑者實力查拏痛加殲戮以
期淨絕根株其拏獲賊目自當遵照
訓諭詳細研究今將平日往來勾結匪徒逐一供出即可
按名擒拏 臣阿桂自起程後日夜籌畫 臣福康安
由途次及到軍營以來往復計慮均無刻不以此
事爲念至甘省逆回於蘇四十三滋事之後甫閱
三載復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衆鴟張攻城掠堡
罪大惡極凡含齒戴髮稍有人心者亦不肯縱賊
養奸況 臣等受

恩深重籌辦善後事宜無論　臣福康安身任總督責任綦
重斷不敢稍存姑息復留餘孽自蹈重愆即　臣阿
桂既蒙委任倘殲除不盡芽蘖復萌亦無可卸責
惟是甘省各屬回民居其大半此次逆回起事糾
合勾連大概總以欲洗回民為詞肆行煽鼓以致
愚蠢無知各懷疑懼日聚日眾毋論新教回民相
率成羣即舊教亦多有聽從入黨而其中守法良
回不肯從賊并協同民人守禦者亦復不少若事
後查辦持之太急或奉行官吏辦理不善株連蔓
引波及無辜尤屬不成事體　臣等惟有仰體

訓諭核實稽查嚴加懲創俾回民知所儆懼並酌量事勢於可完局撤兵時即行奏明撤兵萬不敢少存姑息俾孽種漏網稽誅奏入報

聞

初八日

諭曰此次逆回滋事敢於攻擾城池傷害官兵實屬罪大惡極其遺孽即予以寸磔亦所應得但朕心究有所不忍且首從各犯一律辦理亦未免無所區別前據福康安奏賊人眷屬俱藏匿石峯堡內又向各處裹脅回民入夥令其男口隨同打仗婦女留於堡內作當是賊人

巢穴之內老弱男婦正復不少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於
查辦時所有石峯堡底店賊犯如張阿渾大通阿渾馬
阿渾楊塡四等爲賊營阿渾者自不應復留孽種其名
下幼孩卽年未及歲俱當槪予駢誅其餘各犯以及被
賊擄掠入夥之犯凡男口年在十五歲以下者著從寬
免其一死仍遵前旨賞給別省官兵及降番屯練爲奴
至賊衆婦女如阿渾妻妾亦不可赦宥其餘賊犯名下
眷口幷賊所擄掠婦女雖已從賊者亦著免其一死仍
遵前旨分賞爲奴再前降諭旨令阿桂等於拏獲賊目
後使其指名供出始行拏究則查辦有因良善回民不

致疑懼今思若輾轉跟追未免人數太多蔓引株連將
來阿桂等辦理善後時止向現獲賊犯隔别研鞫如有
供出黨羽卽指名出示拘拏治罪不必又向續拏之犯
再令輾轉指供其中倘有被賊供出到案後審明實係
賊人仇扳者亦當分别辦理不可波及無辜如此則匪
徒羽黨仍不漏網而安分回民亦可不致連累著阿桂
福康安卽悉心妥商據實覆奏至賊人現經官兵四面
圍住水道又已斷絕萬無生路何以尚敢負嵎死守竟
無投出乞降者況賊營人衆不下數千若非有主謀為
首之人當此窮蹙之時賊衆豈不立時渙散乃石峯堡

內阿渾又有如許之多而賊衆何以仍前齊心死拒其
故殊不可解著阿桂福康安訊訪確實一併具奏

初十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官兵自六月三十日分路進攻
勦殺賊匪後數日以來臣等督率官兵將周圍溝
壕加挖寬過一丈深至一丈四五尺各處營卡加
添官兵嚴密防守用大礮轟擊賊營臣等公同商
酌自斷水以來晴霽數日賊匪定形惶急必於黑
夜希冀我兵備禦稍懈拚命下撲或能越過溝壕
盜取河水因嚴飭守卡官兵慎密嚴防並派巴圖

會侍衛章京周圍巡邏不時偵察又派屯練土兵
分投埋伏海蘭察明亮等周歷各卡往來稽查初
一日夜間果有賊匪數十執持器械攜負桶罐於
石峯堡之後潛行下磡未至溝邊即被我兵趕上
鎗箭齊發殺死甚多割取首級三顆生擒二名餘
俱受傷竄回訊據供稱一名馬伏保係狄道州回
民一名馬八四係伏羌縣回民堡內打仗的有一
千多人眷口有數千係張阿渾大通阿渾馬營街
馬鬍子阿渾為頭三十日打仗馬營馬鬍子阿渾
虎狼口大石溝小馬阿渾俱受鎗傷死了堡上有

三個水窖遇雨纔積些水這幾日天晴剩得不多
大衆怕沒有水吃甚是着急所以下來取水至糧
食從前在各村庄搶掠運至堡內存積甚多還可
吃兩個月等語隨將該二犯正法訖初二日夜間
又有數賊偷下山來俱被我兵殺死割取首級初
三日賊營內甚露慌亂時聞婦女號哭之聲隨有
陸續投出賊回共三十一名訊據供稱俱係靜寧
州楊家窪一帶回民被賊裹去其堡內打仗係馬
營街海城兩處回民居多他們同兩個阿渾每日
尚有口水吃係從前積下的再天晴兩三日也就

沒得吃了至我們有渴至四日三日者實受不得
有數百戶商量投出兩個阿渾不許前後俱有人
把守出去即要殺死我們無奈從兩旁陡衝滾下
家眷尚留在堡內也顧不得各等語 臣 等訊明後
將各犯即行處斬訖伏思賊匪層密圖定水道斷
絕已成釜底游魂斷不至有一名兔脫誠如
聖諭官兵轉不必輕於前進以致或有損傷至賊首數名
除李自黨現已拏獲其子李可魁即李鬍子已於
底店被官兵殺死馬營街馬鬍子阿渾於三十日
打仗中鎗身死現在首逆止有張阿渾大通阿渾

該二犯如此殘忍不 法或者再渴數日衆賊怨極
內潰將首逆縛獻即可解送熱河盡法處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此即生致之一法臣等惟有督飭官
兵愈加嚴密防範不肯因賊匪窘蹙稍存大意再
查要犯李自黨已經解至軍營臣等嚴加究訊現
就所供情節先行錄呈
御覽至伊供詞有與他犯不甚符合之處因係應解要犯
未便加以重刑現在拏獲各犯已飭令解赴軍營
俟訊明後擇其明悉賊中情形者與李自黨一併
解赴熱河預備審訊再李自黨所供勾合各犯臣

等查對姓名業經正法者有十餘人其餘雖據供打仗被殺究難憑信仍飭文武各員按名緝獲奏入報

聞

十一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查石峯堡賊人自斷水以來晴霽數日情形惶急屢於黑夜下礮盜水俱被我兵擒殺初三日有陸續投出賊回三十一名俱因渴極困憊私出山礮滾下至初四日投出男婦愈多自早至晚已有一千五百餘名臣等密看情形其

投出人數內婦女幼稚居多男丁內亦少精壯者且從石峯堡正門行走並未見賊人攔阻逆料賊人詭譎伎倆自知死在旦夕不能兼管多人任聽受渴困憊之老幼男婦紛紛投出既可節省糧食且希冀我兵見賊衆投出防範稍懈即乘勢撲出以圖竄逸亦未可定且時已日暮尤應戒備不虞臣阿桂等令各營卡施放鎗礮將投出賊匪打回臣福康安同海蘭察泰斐英阿福寧阿滿泰明亮舂寧蘇靈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率領各營奮勇官兵阿拉善兵屯練降番於石峯堡周圍各卡要隘

之外層層分布埋伏預備並恐投出之逆回五百名留在營中倉卒生變因設法於糧臺附近處所辦理沿路派兵彈壓將賊匪分作十人爲一起陸續送至該處一面點名一面正法以絕他患至子刻賊首張阿渾果同楊塡四帶領賊匪甚衆寂不作聲一至壕邊將婦女牲畜包裹堆入壕內向外直撲大通阿渾帶領賊人在後催促接應思欲搶命奪路竄逃其地正在奎興永鐸永安額爾登保一帶而舒亮三德阿爾薩朗處營卡亦有賊匪撲出我兵鎗箭如雨盡力截殺維時海蘭察即帶同

泰斐英阿福寧阿滿泰春寧巴圖魯侍衛及滿漢
屯土各兵馳往該處自外層層圍裹竊加殲戮臣
福康安於各路督催照料明亮保寧成德圖桑阿
額爾恒額法靈阿蘇靈各於防守處周密巡邏見
賊截殺賊人撲下處所係石峯堡南面陡勶地本
險峻我兵所挖溝壕又極寬深賊匪自相踐踏黑
夜力戰直至寅刻殺賊共有千餘賊屍積滿壕內
河灘山下遍地縱橫張阿渾被我兵射傷仍與大
通阿渾等竄回堡內其時天色黎明臣福康安同
海蘭察明亮等帶領各路官兵一湧而上復與旺

沁班巴爾傅玉等亦督率官兵進堡搜捕擒殺將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及賊目楊填四黃阿渾即黃明馬建成馬連茂馬金玉楊存義馬建機馬建業馬保全數擒獲此外又生擒餘賊七百餘名割取首級八百餘顆其壕內河中賊屍層積未及割取者尚多計兩日內打仗殲戮及生擒投出正法賊回共二千餘名拏獲首從逆犯及各賊眷屬孩稚共三千餘口得獲牲畜糧食器械帳房無算此次剿滅賊巢滿漢官兵俱各振奮巴圖魯侍衛等皆倍加出力俟查明再行分

晰具

奏查逆回自其祖先以來食毛踐土蒙

國家豢養深恩者已百數十年與民人同隸編氓毫無區別乃敢聚衆鴟張攻城掠堡傷害官兵雖寸磔不足蔽辜今悉數殲擒並眷口俱全行就縛此皆仰賴

皇上洪福

上天嘉佑故能藏功如此之完善俟將首逆各要犯嚴切審訊再行分起派

乾清門侍衛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迅速解送熱河以

備審訊再賊匪貪夜撲出官兵奮勇勦殺賊屍積
滿溝壕難保無賊人自相踐踏乘機竄出者現在
首逆各要犯雖已全數擒獲 臣 等不敢稍存大意
派舒亮阿爾薩朗阿滿泰等帶同巴圖魯侍衛章
京率領馬兵分路搜拏並飭從前派出之各帶兵
將領及各該縣一體堵截緝拏務期淨盡不致一
名漏網至底店降回千餘人 臣 等現擬設法辦理
俟一面查辦一面飭將馬文熹嚴加鎖鐐交法靈
阿解送熱河再石峯堡內 臣 等派員逐細搜查除
牲畜糧食破爛衣服外餘無別物其堡上形勢實

屬險峻但止有土牆一道溝壕三層並無別項備

禦奏入

諭曰覽奏實深欣慰國家愛養黎元凡直省編氓遇有水旱災荒無不立時蠲賑至甘省回民久隸帡幪食毛踐土便與齊民無異該省地方磽瘠間有不登卽行蠲免賑濟較他省爲尤多回民等同在編氓之中仰沐膏澤家給人足伊等同有天良豈不當稍知感激且地方官並無苛求酷派激變事端乃逆回等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行逆謀實爲國法不容神人共憤而前此李侍堯剛塔等辦理不善致賊四處勾結蟻聚滋蔓猖獗鴟張

經朕特派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先後帶領巴
圖魯侍衛等前往督辦並諭以底店係賊匪門戶當先
由該處以次進勦福康安先抵甘省數日之內即將底
店賊匪勦辦淨盡肅清後路俾賊衆聞風膽落萌蘖潛
消阿桂抵石峯堡後復會同福康安遵照朕硃筆圈示
之處安營設卡將賊匪嚴密圍堵並斷其水道辦理均
為妥協且勦辦甫經一月即能將賊匪迅速殲除而賊
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拏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
有一人免脫此皆仰荷
上天嘉佑是以軍士用命俾該犯等惡貫滿盈按名生致

盡法懲治而諸臣之蕆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
懋賞阿桂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現爲大學
士恩施無可復加著再予輕車都尉世職卽令阿桂於
伊子孫內揀選一人奏聞承襲

又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剿洗石峯堡賊巢一摺已明降諭旨
交部議叙矣至張阿渾等敢於到處勾結匪徒肆行滋
擾殺害官民實爲罪大惡極前節次傳諭阿桂福康安
將拏獲賊目詳悉嚴審有供出黨羽卽行指名出示拘
拏治罪今賊首張阿渾等既全數擒獲著阿桂福康安

即速向其詳細根究並隔別研鞫將供出匪黨指名出
示拏獲嚴辦仍即將張阿渾等選派妥幹大員分起押
解沿途嚴密防範迅送熱河嚴鞫治罪以伸國法而快
人心又昨據奏到拏獲賊犯李自黨供稱田五是馬明
心的徒弟要替馬明心報仇所以造反等語田五縱欲
為馬明心報仇遂思謀反而張阿渾大通阿渾等並非
馬明心之徒何以亦敢四出勾煽匪黨安心作逆況底
店石峯堡等處賊衆滋擾俱在田五自戕之後田五雖
自戕即應查其緣坐亦不可漏其張阿渾等仍敢煽誘
多人肆行擾害地方尤屬可惡現在賊目賊夥俱經拏

獲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將張阿渾等因何又思謀逆之處詳細嚴訊務令供出實情勿致得有狡展至阿桂等奏匪徒貪夜撲出保無有乘隙竄逸者現派舒亮等分路搜拏及各州縣一體堵截緝拏等語所辦甚是又據奏四十六年三月有回民馬正芳馬壯等將石峯堡修理民人董有赴通渭縣知縣趙元德處控告該縣查明回民佔去地土將一分斷給回民後來王懷到任董有又行控告王懷說此事已經前任斷結遂行批駁現將王懷及經手胥吏原告等解赴熱河等語趙元德已於前年監糧案內正法將來王懷解到審明後亦自當明

正典刑但該犯等敢肆行無忌公然修理城堡逆跡昭然李侍堯係該省總督毫無見聞養癰貽患其罪固無可逭而該管之道府各員所司何事乃竟亦身同聾瞶茫無覺察豈此等重大事件竟諉爲該縣未經稟報伊等遂得卸罪耶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查明該管道府係屬何人任內之事仍遵前旨解赴熱河審明治罪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伏羌縣之白馬莊馬家坡等處前據該縣稟報有賊匪潛匿滋擾經臣福康安派令寧夏鎮吉蘭泰帶兵前往搜捕並續派川北鎮富祿帶兵一千名協同吉蘭泰分路查拏嗣

據該鎮陸續禀報於六月二十日帶領弁兵率同
回民千總職銜白重煒前往白馬莊逐戶稽查拏
獲自底店逃回之六指阿渾白重友伊子白雙喜
二犯家屬男婦大小七名口并刀矛號衣等物二
十四日在馬家坡各山僻處所搜獲隨賊打仗及
被賊裹去逃回之馬士元等十六名家屬二十四
名口二十五日搜獲賊匪馬伏得等四十八名家
屬一百三十六名口除賊匪家屬就近交伏羌縣
監禁外其餘各犯節經解赴軍營當將從逆之犯
審明卽行正法其僉未從賊逃匿被獲者俱交臬

司嚴行監禁於事竣後再行嚴訊辦理仍飭該鎮
等再行實力搜查務期淨盡至靖遠縣白楊嶺等
處竄匿賊匪猝將守備福泰等殺害一案係六月
初九日午刻之事彼時玉桂帶兵在荒草嶺一帶
搜拏賊匪於酉刻行抵白楊嶺係屬兩路是以未
及救援但玉桂帶兵五百餘名剿捕賊匪四路追
趕並未擒獲一賊臣等已令策卜坦查明該署副
將玩愒緣由據實揭報俟查明後再行參
奏再李世傑所奏請赴軍營効力之原任總兵許世
亨已於本日前至軍營現在飭令聽候差委俟川

兵撤回時即令該員一同回川奏入報

聞

十二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初五日黎明督率官兵進堡搜捕將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等全數擒獲等語張文慶等於黑夜之中思欲奪路遁逃經官兵截殺竄回堡內福康安等帶兵進堡搜捕時該犯等自知罪在不赦豈肯甘心束手就縛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即將搜拏張文慶馬四娃各犯時該犯等曾否抵拒官兵等係何人擒捕何賊並該犯等詢取供詞後何日起

解之處迅速覆奏至該處善後事宜全仗阿桂福康安會同在彼辦理其海蘭察等即帶同巴圖魯侍衛等由驛馳赴行在以備扈從

十六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等連日親提各犯逐加鞫審僉將節次拏獲各要犯田友李自黨等隔別研審雖供詞不能確實相符臣等核其情節緣田五張文慶俱係馬明心徒弟張文慶又係馬明心內姪田五交結往來已非一日馬四娃係大通入於乾隆四十二年出外游學與張文慶相識一同誦念

回經卽在馬營居住又有老鵶溝地方之李可魁卽李鬍子係李自黨之子向隨田五念經本年正二月間田五先與李可魁商同謀逆糾約張文慶及各回匪訂期於八月十五日起事欲與馬明心報復經回民李應得等到官舉首田五等知事已敗露遂於四月十四日聚衆刦掠抗拒官兵經剛塔帶兵於狼山追勦田五中鎗身死餘匪逃散其時李可魁逃至官川馬營一帶藉稱官兵勦洗回民肆行煽鼓遠近回匪聽信附從四出焚掠而通渭縣逆回張文慶大通馬四娃同馬鬍子楊塡四

等亦於五月初五日在石峯堡糾衆肆逆互爲應
援攻打通渭伏羌等處逥至底店糾合武舉馬文
熹攻城掠堡扎營屯聚至六月十一日大兵進勦
底店李可魁在山梁被鎗打死所有賊營內精壯
能打仗者多被殲戮馬文熹率衆投出張文慶等
始竄回石峯堡負固死守此逆回等起意謀逆及
勾連煽誘先後各情節也此案渠魁以田五張文
慶馬四娃三犯爲首惡而李可魁馬鬍子爲賊前
鋒回匪與官兵接仗皆係該三犯率領抵拒自六
月十一日李可魁在底店被鎗身死而逆回之氣

沮三十日馬鬍子在石峯堡被鎗身死而逆回之
膽落至張文慶與田五等如何往來約會輾轉糾
結及於何時起意謀逆之處反覆究詰該犯等匿
不供吐若加以刑鞫無難得實因係首惡要犯即
應解送熱河未便遽加刑訊謹就該犯等供出大
概情形另繕供單先行奏
聞一面派定員弁分起分解其賊目非甚緊要之犯仍酌
量數名以便嚴切鞫訊詳細根究至四十六年修
理石峯堡一事前經臣等將通渭縣民董有具控
馬壯馬正芳及前後審斷緣由奏蒙

聖鑒但現提馬壯到案極口呼寃張文慶亦不肯承認及詰以何從知有此堡始行糾衆則稱此處附近地方有華陽窪馬姓回人一向熟識往來是以知有此堡而馬壯亦稱從前聞有華陽窪回民馬廷秀修理堡子之事是華陽窪馬姓回人必有通同勾結情弊現已飛飭查拏並提集馬亞芳及承辦董有控案之書役等一併嚴行審訊徹底根究再臣等親至石峯堡上周圍看視係於山頂築土牆一道高七尺五寸厚四尺五寸堡外挑壕三層堡內土牆南北長六十三丈東西寬十五丈二尺並無

房屋四面有窰洞百餘座因該處土性浮鬆不能
開挖寬深每洞僅容數人臣等已飭令將壕洞填
平牆垣拆毀再查賊首張文慶馬四娃二犯罪大
惡極必應生擒寸磔以伸
國法但大兵四面圍攻時難保無情急自戕等事臣
等正在設法籌辦間適有賊犯馬建機到營懇求
投出臣等隨諭以若能將賊首縛獻方能活命至
初五日早晨官兵殲戮石峯堡撲出賊匪後堡內
賊人已少馬建機即與伊弟馬建業等將賊首擁
逼出堡官兵迎上拏獲查馬建機一犯業經從逆

雖自行投出亦所不赦但賊首得以生致該犯亦有微勞可否原其一線之處伏候
聖裁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底店回民九百餘戶俱會經從逆斷難容留彼時欲示寬大以廣招徠是以權宜允准留俞金鼇帶兵在彼彈壓俟事定後即行相機妥辦嗣據該提督咨稱底店附近村莊回民三百餘戶懇請回家收割田禾恐本店及沿路村民認為賊黨致被擒拏求出示曉諭以便攜眷回莊臣等咨覆令將該回民等住址各姓人口數

目開具清册移送以便寫入告示曉諭百姓俟發給告示後再行遣歸暫安各回民之心將來辦理時可以按册稽查不致遺漏查石峯堡賊巢業已掃平首逆擒獲此時自以籌辦底店降回爲要臣等公同商酌該處回民人數衆多若令海蘭察統率大兵前往聲勢太盛且海蘭察威名素著難保無聞信驚疑四散逃竄因思明亮尙能辦理此事而現在官階不過藍翎侍衛令與總兵輿奎蘇靈同往不至駭人觀聽並酌派滿漢官兵屯土兵丁共三千餘名以往南山一帶搜捕餘賊爲名前至

底店先將該處所通各路偵探明悉於各要隘派兵分布埋伏堵截又令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前往遙為策應 臣 等面囑明亮至彼先令署隆德縣知縣朱爾漢傳集該處回民會同俞金鼇剴切曉諭以伊等前經從逆不無殺傷民人焚掠村舍之事此時雖已返正而附近村莊百姓或父兄子弟曾被殘害或廬舍糧畜曾被焚掠者皆銜恨切骨見伊等回歸自必憤圖報復不能永遠相安今為伊等籌計現在各州縣逆回誅戮其空出房屋地畝甚多莫若將伊等遷移各該處撥給居住

使被害百姓相隔遙遠庶免尋隙報復又起釁端如此明白宣諭若該回民等俯首順從即派兵分起解送隆德縣按名正法設或桀驁不服即督兵勦殺四面俱有兵堵截諒亦無從竄逃可期殲除淨盡至馬文熹所帶隨營効力回民百餘名已派入各隊兵丁內帶往一體辦理現在止有馬文熹一犯臣等派員看守約計明亮到彼辦結即將該犯嚴加鎖鐐交與法靈阿押解起程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所奏馬明心業經正法田五等尚復守其邪教且敢公然聚衆謀逆思爲報復可見該犯等滋事

不法總由爭教而起而舊教回民尚知安分守法自當
妥爲撫慰此時賊匪業經殲除淨盡阿桂福康安等宜
出示明切曉諭卽向曾學習邪教者亦應及早改悔勉
爲安分良民仍遵前旨嚴密查訪則邪教根株斷絶自
不至再生事端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　臣　等欽奉

上諭此案剛塔之罪尚輕於李侍堯著傳諭阿桂再會同
福康安秉公詳查務歸至當以憑定讞查回民於四十
六年修理石峯堡乃三月內之事嚴訊馬壯父子
等據供彼時因撒拉爾逆回滋事地方官諭令鄉

民各修村堡我們住在蔡家堡那時也曾修過至石峯堡係華陽窪馬廷秀等修理等語雖該回民修堡或防撤拉爾或預存謀逆之心均未可定但其事在四十六年三月尚在李侍堯未到甘省以前至四十七年八月董有又將回民修堡佔地情節控告該縣王慺視爲田土細故前官已經斷定僉未審訊亦未稟詳是李侍堯於回民修理石峯堡尚無知而不辦情事至逆犯倡亂滋事　臣等細加訪詢皆因李侍堯於查辦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又從中勒索滋擾致逆回得誑稱剿

洗回民藉詞煽誘到處勾結伹田五蓄謀圖逆已非一日至本年正月田五輾轉糾約距四月內被李應得首告之時已經數月李侍堯安坐省城毫無聞見身任封疆重寄而漫無覺察貽患養癰其罪實無可諉迨賊首田五已斃餘黨竄入馬家堡剛塔等帶兵追赶李侍堯惟株守靖遠審辦賊匪家屬以致軍營無人統攝全不知攻勦機宜賊匪得乘間翻山而逸及屢奉

諭旨嚴加訓飭始至伏羌軍營督率將弁與賊打仗將賊擊退於雲霧山等處連次克捷追賊至底店使李

侍堯早至軍營賊匪必不致鴟張若此是其從前逗遛觀望之罪難逃

聖明洞鑒至剛塔補授固原提督甫經到任田五即被首舉事剛塔帶兵勦捕射賊受傷追至狠山馬營水殺賊二百餘名田五傷重自戕其時餘賊不過八九十名使剛塔奮勇追勦卽可及早完結乃馬家堡爲賊所踞致令翻山逃竄各處賊衆遂紛紛接應四出滋擾雖在後竭力尾追打仗亦屬勇往而其毫無籌策以致賊勢蔓延剛塔亦不能無罪奏入

諭曰公論俟審明有旨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前因初五日賊匪乘夜撲出恐有帶傷乘隙逃竄者臣等不敢以首逆及各要犯全數就獲稍存大意當即令海蘭察跴看賊蹤約計竄出者有二三百人隨派舒亮等帶領馬兵分路搜拏並飭前經派出將領及附近各州縣一體堵截據各該鎮將及地方官等陸續據報擒殺賊匪並各村莊百姓拏獲送至軍營者共一百五十餘名臣等擇其中稍悉賊情之犯飭令解赴軍營以備審訊餘犯即令於該處正法現仍嚴飭緝

拏不使一名漏網至首逆張文慶馬四娃及要犯楊塡四等現派侍衛章京將該犯等分作三起擬於十一二三等日分起押解起程前赴熱河至從前所獲馬世忠劉天祿馬成格惠明見四犯現已飭令藩司陳步瀛即行正法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前經伏羌縣稟報該縣白馬莊有賊匪竄匿 臣福康安以敷倫泰駐扎洮隴相距不遠調令就近查辦嗣經派吉蘭太帶兵前往會同富祿搜捕而福敏泰又已撤兵回任是以仍令敷倫泰在彼暫任今賊匪已平洮隴一帶無

需堵截臣等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卽行撤兵回任
至白馬庄餘賊據該鎭等稟報陸續拏獲一百二
十餘名可期淨盡再第五起續調京兵未至軍營
石峯堡賊匪業已勦洗完竣臣等卽令在隆德靜
寧兩處暫住以備接應俟將底店回民辦畢仍飭
原帶章京分起陸續緩程進京均奏入報

聞

二十日

諭曰前因查辦賊黨時若輾轉跟追未免人數太多曾傳
諭阿桂福康安止可向現獲賊犯研鞫如有供出黨羽

卽指名拏辦不必向續獲之犯再令輾轉供扳昨據阿桂等奏到逆首張文慶等供詞其所供出李芝安等各犯俱已經官兵殲斃此外惟責阿渾哈掌教等犯係其扳引供出已有旨令阿桂等速拏嚴辦現在張文慶等業經起解其各處黨羽阿桂等已無從向訊或所獲賊衆內尚有平日通同商謀兇備訊問者如尚未正法自應向其復加研鞫有供出黨羽卽當拘拏嚴辦朕之屢諭阿桂福康安辦理善後事宜時將賊黨多加殲戮者原以蘇四十三甫經勦滅田五等又膽敢聚衆滋事不可不趁此兵力剗絕根株若但輾轉根究伊於何底亦

非綏靖地方之道阿桂福康安素稱能事且又目覩該處情形所有此事應如何結局自必預爲籌及現在作何商辦務須通盤籌畫迅速據實具奏福康安係該省總督阿桂係朕特交辦理自不肯再貽後患即朕亦不過欲該省地方永遠寧謐並非必令輾轉根究以致蔓引株連阿桂福康安自能仰體朕不爲已甚之意也

二十二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查底店曾經從逆回民九百餘戸共男丁一千數百名臣等酌派明亮同與奎蘇靈帶兵前至底店辦理隆德縣本有續到京兵五

百名在彼暫住以備接應臣等又派三等侍衛蘇凌阿前往會同護軍統領善德妥爲預備嗣據明亮報知於初九日至底店初十日卽傳集該處回民明切曉諭該回民等俱稱情愿遷移當卽諭令各歸收拾並許攜帶眷口同行使之不疑一面令興奎馳赴隆德會同善德蘇凌阿嚴密預備並撤調靜寧所駐之滿兵五百名前至隆德協同防範臣等卽飛飭駐劄靜寧之京兵五百名迅速赴調卽於初十日明亮等在底店酌分起數派兵陸續解送明亮蘇凌阿等帶兵在後押護以防竄逸於

是日曉齊至隆德十一日清晨酌分數處派兵嚴
密防衞卽一面點名一面正法至日晡全行辦竣
共正法囘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從逆匪徒以
次就戮並無一人漏網至該囘民等婦女幼孩共
有二千五百餘名口容俟查明遵
旨分別辦理其馬文熹親丁九名律應緣坐俱已正法現
在此有馬文熹一犯 臣 等業已嚴加鎖鐐交與法
靈阿押解起程奏入
諭曰阿桂福康安奏底店從逆囘匪於初十日明亮等派
兵陸續押送隆德十一日一面點名一面正法共正法

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等語匪徒駢首就戮人數太多朕心深爲不忍此實刼數使然亦伊等孽由自作也至馬文熹一犯前經靜寧州傳喚赴州曉諭堅不肯往甘心從賊復敢率領賊衆圍攻州城肆行刼掠繼又至隆德縣具稟因衙役散布流言無奈遷逃墩臺山上預爲後來被獲卸罪地步實爲罪大惡極其居心尤屬奸詐俟解到時自應審明盡法辦理

二十五日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石峯堡附近民人董有於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呈控回民馬正芳修堡挖窖

一案所有審斷之知縣趙元德業經於揑災冒賑
案內正法該管知府宗開煌已發遣黑龍江鞏秦
階道文德係濫行出結革職永不敘用現已伺旗
應就近拏交熱河審明治罪至四十七年八月董
有復行控告其時係通渭縣知縣王慺鞏昌府今
調蘭州府知府張燮鞏秦階道張廷桂任內之事
且張文慶馬四娃於草芽溝起事亦係通渭縣所
屬除王慺張廷桂已於另案革職拏問外應將知
府張燮革職拏問一併解赴熱河審明治罪至田
五蓄謀圖逆已非一日而往來勾合逆跡漸張則

始於本年正二月間前據已正法之鐵匠馬明德李銀清等供稱本年正二月及三月二十間李自黨向說要同田五起事邀其入夥令打造軍器遂各打造矛子數十根送至李自黨家收存轉交田五是田五私造器械亦起於本年正月其時鹽茶廳同知百泰署鹽茶廳同知敦任平凉府知府王立梴護平慶道永盛平慶道沈鳴臯各該員任內之事除百泰業經病故毋庸議外查敦任永盛俱係暫署之員王立梴沈鳴臯均係本年三月到任但於該犯謀逆情節漫無覺察非尋常失察可比

應遵

旨革職拏問解赴熱河治罪臣福康安一面摘印派員署理一面派員押解起程所有失察各員及專管兼轄武弁俟臣等查明另摺叅奏其固原州知州失察同匪馬昇貴開挖地窖一案容臣到彼時詳悉履勘審訊明確再行核辦奏入

諭曰文德著就近拏交刑部審訊張燮敦任王立柱永盛沈鳴皋俱著革職拏問解京交部審明治罪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石峯堡底店兩處同犯家口及被掠婦女幼孩除首惡張文慶馬四娃及楊

塡四等名下男婦大小并馬文熹之子孫族屬男
口業經查明全行正法又節據看守員弁具報病
斃各犯外計石峯堡婦女幼孩共一千六百餘名
口底店婦女幼孩共二千五百餘名口　臣等前於
辦理底店完竣即將該二處回犯眷口逐一清查
遵
旨分賞侍衛章京滿洲官兵及四川官弁屯練降番共婦
女幼孩一千九百餘名仍飭帶兵大員沿途嚴密
稽查管束毋令遺失脫逃及於甘省地方私行售
賣致滋事端因人數衆多未能全數分賞所有餘

存人口現俱押送靜寧州暫行覊管此外尚有各州縣陸續拏獲逆回家眷五百餘名口俱就近監禁通計男婦幼孩尚有二千六百餘名口本省官兵自不應分散撥給若仍發新疆地方長途解送未免勞煩臣等公同酌議擬將此項回犯家口分發回民較少之江寧浙江福建廣東四省給與駐防兵丁為奴俟查辦清楚即派員分起押解前往

奏入報

聞

八月初五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親赴固原查勘馬昇貴挑窖等事想
此時自當查辦完竣其善後各事宜諒亦已與福康安
妥協商辦此外即有零星之賊如鷹窩石等處自已殲
擒淨盡設有一二逋逃者福康安在彼督同將弁等實
力搜捕無難按名弋獲現在已屆秋錄阿桂總理刑部
事務著傳諭阿桂接奉此旨即起程回京辦理勾到事
宜

初六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查現在賊匪殲滅回情猶未免
驚疑臣等屢出示曉諭漸就寧帖至蘭州河州回

民自賊匪起事以來安靜守法實無被賊勾合從逆之人無可查辦是以臣等未經帶兵前往止於各路官兵撤回之便派將軍提鎮大員前往賊匪起事及經過處所會同地方官實力搜捕餘匪務期淨盡僉囑其妥爲辦理茲據成都將軍保寧等咨稱帶兵前往馬營通渭伏羌一帶所屬回民在道旁迎謁者甚多體察情形甚爲寧帖詢之該地方官據稱實無藏匿餘匪僉據各莊回民鄉約等僉稱附近回民原有私自從賊潛行逃回者均經官兵陸續拏獲及本莊拏解送官大小男婦共七

百餘名現在實無餘黨情願各具甘結又與總兵富祿袁敏分路親往山溝窨洞遍加搜查實無一賊未便徒費兵力虛糜口糧已同袁敏帶兵取道秦州一路回川令富祿帶兵取道秦安由隴鳳一帶回營等因是通渭伏羌所屬可信已無餘孽至安定所管官川地方最為逆回勾結滋事之處　臣福康安於攻得底店山梁後恐該處及馬家堡一帶竄匿賊匪經奏明派領隊大臣嚩塔布侍衛永福參將阿穆呼朗等帶兵前往分捕嗣據嚩塔布等報稱所有竄匿賊匪除拏獲數十名即行辦理

外其赴軍前投順者共一百七十餘名當傳各該
莊鄉約及伊等親戚保領安插訖臣等以噶塔布
等所辦殊屬冒昧不知事理輕重因即撤回令其
前往伊犂於勦辦石峯堡賊匪後另委原任騰越
鎮總兵許世亨副將富森帶兵數百名前往會同
該縣陳善儀妥辦務將噶塔布等准投取保之逆
回一百七十餘人盡數拘拏嗣據該鎮等稟稱所
有逆回一百七十四名據原保之鄉約人等或帶
同交明兵役或報信密往擒拏俱已盡數拘獲並
無一人漏網已解交安定縣監禁辦理等因伏思

官川等處曾經從逆回民明知被獲即行正法不
敢先行逃避原保人等皆其至戚不敢畧爲隱匿
且據各地方文武稟報有回民馬得周首出伊子
馬連舉姪馬良臣馬良得又蘇德首出伊婿馬彥
又黃進章首出伊甥吳進寶似此守分畏法皆由
此次痛加殲戮之後無不共知懲創現將各處解
到賊衆嚴加審訊除馬得周一犯將伊子姪首出
自應免其緣坐外如有供出匪徒即陸續拘拏治
罪現在各省官兵及駐防滿兵俱已撤回惟本省
綠營兵丁尚未盡撤俟鷹窩石賊匪搜捕淨盡後

卽將所有官兵盡數撤回原營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蘭州河州回民自賊匪起事以來安靜守法實無被賊勾合從逆之人無可查辦等語覽奏畧慰亦祇可如此辦理至馬得周將伊子姪親戚從逆之處據實稟首此等守分畏法之民亦宜酌量奬賞又據奏石峯堡底店靖遠通渭等處勦殺賊衆及各處搜獲正法者前後共八千餘名殲戮逆回婦女一千餘名現在監禁俟審明辦理者一千餘名等語人數旣及萬餘朕心實有不忍然皆賊犯等自取亦刼數使然也至各處村莊被賊搶掠受害百姓究有若干官兵節次打仗

陣亡者究有若干並著查明據實覆奏至田五李可魁首先糾衆謀逆擾害地方雖該犯業經殲斃其家屬業已緣坐但該二犯屍身阿桂福康安曾否親自驗明將伊剉骨揚灰卽田五李可魁及張文慶馬四娃等祖父墳塋亦應刨挖起出屍身一並揚灰以為叛逆者戒阿桂福康安曾否辦及此事並著遇便覆奏至拏獲各犯供出之馬成傑黃保黃廷成黃殿四紋娃子楊仲昌吳興成李銀清田養梅吳應桂等各犯現在曾否按名拏獲並著福康安飭屬選派妥幹員役務將各犯全數弋獲辦理毋致漏網

十六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底店石峯堡地勢險要賊匪洗淨後自應酌駐官兵

或於底店設都司一員石峯堡設遊擊一員督率稽查

查石峯堡本無房屋可居底店地近隆德均可毋

庸駐兵至陝甘二省於乾隆四十六年仰蒙

訓諭以邊陲重地捍衛宜嚴特令臣阿桂會同前督臣李

侍堯酌議添兵共添實兵一萬二千七百餘名合

之舊存兵額約有八萬列鎮分營兵力不為不厚

惟是甘省幅幀遼濶地廣人稀而自涇州至省一

千餘里北控邊城南通隴蜀兼以崇山峻嶺重複迴繞外則番族環居內則民回錯處防禦不可不周雖將提督移駐固原以為東路襟喉其衡衢大路尚覺汛少兵單似應於安定會寧一帶添兵設營以壯聲勢但該處向無井泉民居俱飲窖水設遇天時亢旱尚須遷避他處難以添駐多兵 臣等公同商酌惟通渭所屬之馬營為舊時縣治居民共有千餘戶距石峯堡止五十里南達通渭伏羌北連會寧安定乃適中之地擬於該處添設一營多駐兵丁俾資控制彈壓又六盤山最為險要應

於隆德酌添兵營并於山頂安設一汎責以稽查巡緝至東路各州縣如通渭伏羌定遠等處向俱無兵通渭於四十七年始議添兵十五名於事無益現在詳查通省有似此者俱擬酌添弁兵俾平時可備差操有事藉資防守又汎兵有查察匪徒之責今自涇州至省數十里始有一汎其勢甚孤自應一體酌添不但地當孔道墩戍宜稠即深山峻嶺如馬家堡石峯堡底店等處俱應設汎撥兵務俾聲勢聯絡呼應可通並常令會哨週巡則奸宄不至潛藏而匪徒亦易緝獲但臣阿桂往來甘

肅多次究未周歷 臣 福康安初任陝甘總督亦未能深悉情形且提督閻正祥總兵蘇靈皆甫經到甘哈當阿吉蘭泰雖在任稍久於通省地方亦不能周知俟 臣 福康安再行詳悉確查通盤籌畫將應添營汛兵數分晰妥議會同該提督等具奏至逆回田五張文慶馬四娃等於蘇四十三甫經勦除之後怒不畏死又復謀興新教勾結煽誘蟻聚鴟張現俱身罹寸磔闔門族屬駢首就誅其附逆惡黨及脅從被誘之人無不共罹大辟殲戮幾及萬餘村落為墟妻子遷徙回民見此情形心膽俱

裂即素稱愛護同類而至禍患切身各思自保性命凡有竄回餘匪不但親戚朋友擒拏首告且有父首其子翁首其婿者感懼愧悔之情已可概見是回民經此大加懲創似可望其畏法守分不致再滋事端至回民中選老成謹厚者充當鄉約令其查察匪類隨時舉報乃四十六年原定善後條款如此次田五訂期起事即係舊教鄉約李應得等首先呈告得以及早擒拏而各處竄匿餘匪多有經鄉約擒送報官者已有明效地方官果能實力辦理原可要之以久不在多立章程總之有治

人無治法臣等受
恩深重荷蒙
委任籌辦善後事宜亦止添兵安營於邊疆重地稍爲有
裨斷不敢以補救空言臚陳塞責臣福康安身任
總督責成尤重惟有督率所屬實力稽查隨事隨
時整頓釐剔有應酌辦具奏事件再行分晰據實
奏
聞以仰副
皇上諄切訓勉之至意奏入
諭部知之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現在各路官兵俱已撤回解送賊匪業經陸續審辦甘省實無必需臣阿桂在此辦理之事是以發摺後臣阿桂即自固原起程

馳赴

行在復

命叩謝

天恩臣福康安由鹽茶靜遠一帶巡查進至蘭州省城奏

入報

聞